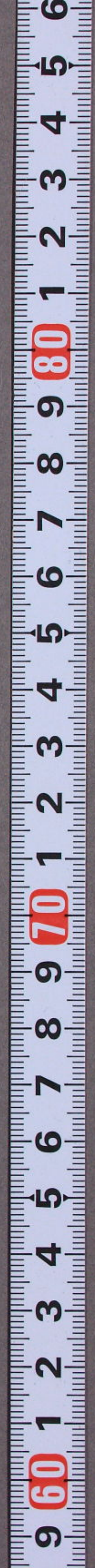




左海詩數

卷

~ 18
2310
2



2450
2310
2

40.3.15 西川

李元甫



李元甫直史館學識精博詩文皆有根蒂故李奎報
答元甫書云辱示古賦一首古詩十首噫風雅楚辭
不作久矣不意復見於今矣非惟格韻警絕其所諷
詠足以激時俗反之正者云：又訪元甫詩云青山
猶似陞松寒捲箔終教眼力勞鍛柳已甘從叔夜賦
桐翻愧贈山濤吟無露葉寒蠶苦愁共陽崖白雪消
趁甬投閑頂縱飲碧雲他日一鴻高

李元甫與人評詩曰曩与李春卿詩友三四人同作詩
李先唱曰送来一雨雲將拆閑了千花天始闲一座

閣筆後与李同在翰苑時康王不行薨詰苑諸署皆
作挽李景信賓天終不返却疑遊月倘還未院署諸
老拱手歎服

金仁鏡

慶州人初名良鏡天姿清婉才識精敏文武吏才具瞻又善於隸書明帝朝登第從

趙冲討契丹有功拜右丞宣高宗時官至平章事謚貞甫

明王時仁鏡以詞賦自負常傲龍頭金諫訖君綏擢
壯元貞甫居亞元位至卿相尚快、甥皇甫壯元權
家設龍頭會寄詩云聞道君家宴貴賓桂林渾是一
枝春欲叅高會慙非分却恨當年第二人金諫訖次
韵莫將金榜較佳賓入律花枝次第春正月尚寒三

月煖芳菲二月最宜人蓋以正月比壯頭二月亞元
三月探花也

大觀殿黼座後障無逸罽壞上欲命公書試其筆蹟
公作書進二箴曰輅重驚馳短天高鶴恋長舊衣幾
經濯猶帶御炉香又園花紅錦綉宮柳碧絲綸喉舌
千般巧春鶯却勝人或謂公未忘權要之意也

仁鏡少字有松字金台臣小名是竹仁鏡入相台臣
猷詩云問道山中十八公年來已受大夫封此君知
已唯君在為報殷勤薦祖龍李湛之上文相國詩云
月下賢樨艷風前聖杏新唯餘水谷李樵悴未逢春

与金詩意一般

麗制當直承旨至五更詣紫門中官出即問上躰安
否仍請鑰而出仁鏡作詩云銀台承制五更來月在
西南玉漏催再拜請將金鑰出千門萬戶一時閑
麟州有妓名白蓮者貞甫公嘗奉使過此州曉之別
後寄詩云寄語北飛雲一片汝應行過太華峰、頭
若見玉井蓮說我相思憔悴容後為兵馬使妓以其
詩進呈公復贈一絕云城南城北碧重、疑是巫山
十二峰白髮未成雲雨夢玉顏都不損春容李眉叟
聞之題寄云風煖鶯嬌客路遙十紅百紫競爭妍使

君却厭春光鬧狎向秋塘賞白蓮李詩華艷未若金
詩清婉

任克忠

崔滋詩話云予平生飽閒任相國題黃驪縣客棧詩
云月黑鳥飛渚烟沉江自波漁舟何處宿漠、一拜
歌但奇其韵語未得其味及按廡中道抵宿此樓是
時江烟冥漠淡月朦朧水鳥飛鳴漁人相歌惱眼感
耳無非任公之詠其詩價對景益高

陳澤

洪州人俊之孫神宗時登第選入翰林院出
知公州卒其詩清麗走号与李奎報奇名

學士詩甚清婉与李文順同時翰林別曲所謂李正

言陳翰林獲韻走筆走筆者也其五臺山詩曰畫裡
當時見五臺掃雲蒼翠有高低今來萬壑爭流處自
覺穿雲路不迷此真所謂對鏡相畫也又有詩云作
詩亦是好真興閑看東風掃落花野步詩云少梅零
落柳傲垂閑踏青嵐步遲漁店閉門人語少一江
春雨碧絲、賞春亭玉藻花詩云貌國夫人嫌粉黛
漢臯仙子佩瓊瑤半面踈影風前亞掠鼻清香兩後
飄
古人詩多有佛家語以騁其奇氣如陳詩水分天上
真身月雲漏江邊本色山真身本色皆佛語也

行過雉岳松杉蔭密水石出竒心愛之入洞中艸屋
數三隱映林間有一老僧坐溪石公下馬語氣韻不
凡見一紙扇畫蟠松公取其扇書其背云老僧長伴
蒼髯叟何更移真入扇團僧即和云春風不到峨眉
嶺撲地蛟龍翠作團

公詩曰還咲遊人心太躁一來欲上最高峰鄭道傳
詩曰陞欲遠時愁更遠登高莫上最高峰現此兩詩
則陳作太迥無餘味其不能遠到宜矣鄭詩似知足
者而貪進不止卒以自禍亦不足道也唯李益翁登
鵲嶺詩曰莫怪後來當面過徐行終亦到山頭可見

其遠大氣像

公第温高宗朝登第亦有詩名春詩曰玉帳牙床別院中閑吟隨意繞花叢忽聞杏梢鶯兒轉手放金丸省落紅秋詩曰鈿砌微、着淡霜袂衣新護玉膚凉王孫不解悲秋賦只喜深閨夜漸長

李由之

陳澤生女由之作詩賀曰素娥新琢月為神抱送風流學士門四擁錦屏交繡帳幾回香水落金盆雲生楚岫俄成葉玉出藍田別有根餘慶定知從此始瓊林珠樹散无垠澤次韵答之末句曰煩子題詩屢相

賀筆傾河漢若為垠

韓惟漢

神宗時人世居京都時崔忠獻用權能見幾遠引狝公一人其英風俊節莫不歎

見崔忠獻專國携妻入智異山不涉人間事其視當時媚竈乞怜之人不啻若犬彘王問而迎之即閉門不出使者排戶入視之壁上唯書一句曰一片絲綸未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從北牖而逃遂居深谷清修苦節終身不返

惟漢居智異山天王峰下灵神菴佔畢翁有詩曰千載一人韓錄事丹崖碧嶺幾遨遊滿廷卿相甘奴虜妻子相携共白頭時忠獻視君如土梗剛直如琴儀

文章如李奎報莫不諳附惟公狎超然遠去所謂千載一人信矣

曹南冥頭流錄曰省來高山大川非無所得而此韓

惟一鄭漢趙瑞三君子於高山大川更於十層峰頭冠

一玉千頃波面生一月也蓋三君子皆退隱於頭流

山故有所云

文忠

文忠事母至孝居五冠山靈通寺洞距京城三十里

為養祿仕朝出暮還告面定省不少衰歇其母老作

木鷄歌號曰五冠山曲傳于樂譜李齊賢詩曰木頭

雕作小唐鷄筋子粘耒壁上栖此鳥膠、報時節慈
顏始 日平西崔淑精詩云峨、五冠山靈秀入空
碧五峰次偃仰冠佩列仲伯緬懷山下人令問起千
億平生忠孝心永激顏靡俗相思不可見空作木鷄

曲

崔鴻賓

東都人有詩胡宗朝嘗過東都頭宗問東都事宗朝以鴻賓詩奏之

東都皇龍寺雨花門是古仙徒所翔風物荒涼過者
无不感傷學士胡宗朝乘使輅過是門見進士崔鴻
賓留題古樹鳴翔吹微波漾殘暉徘徊想前事不覺
淚沾衣胡矍然驚曰真不世才也及復命顯宗問東

都遺事遂奏此詩以為警

朴公襲

君居貧嗜酒客至無以飲求酒於靈通寺僧：用罇
腹山樽盛以泉水封纏甚牢固送之朴初見喜曰此
罇可受二斗許昔杜子美曰還須相醉飲一斗恰有
三百青銅錢今吾二人不費一錢而得美酒各飲一
斗則酣適之興不減於古人閑視之乃水也恨眼目
不長落老胡計中作詩寄之曰有客來相過囊中欠
一錢分無廬岳酒浪得惠山泉似庠林中石如蛇壁
上弦屠門猶大嚼何況對樽前僧見詩更以美酒酬

之

崔滋

海州人字樹德初名安吳樵翁冲之後瀾之孫天姿醇訥少力學善屬文康宗朝登第滯

於李官十年不迁後代李奎報主文柄為宰相以清嚴鎮俗官至太師乞退自号東山叟謚文清有補用集

公夜直間採直峰鶴唳詩云雲掃長空月政明松巢
宿鶴不勝清滿山猿鳥知音少狎刷踈翎半夜鳴乃
是不遇感傷之作也嘗著三都賦虞美人艸歌水精
杯詩李奎報見而奇之一日崔怡問奎報曰誰可紬
公典文翰者曰有學諭崔安者及第金壇其次也
公嘗出宰上洛後復為遨頭剖決如流吏民畏愛無

有干紀者囹圄空虛闕所居廳事後欄臨小池名曰
不勞亭種花竹於其前後四年出鎮東南路歷上洛
有八十四老人自辨尚原四老呈絕句曰不勞亭畔
百花閑曾是為州手自栽去後春光猶寂寞多情亦
喜相公未又前為藍袖後朱幡政最如公古未聞艸
綠園門庠生子至今傳作美談云庠生子言空獄也
嘗製教坊獻仙桃詩云五色雲間燕鹿鳴蟠桃初摘
露香清回經仙刻渾肌碧新醉皇恩半頰頰風雨那
催金結宗乾坤不管玉攢英偷增一顛猶千載况薦
盤中箇：盈

金克己

慶州人童散顏悟發言成章高宗時
歷翰林員外郎工於詩有金居士集

為詩典雅對偶襯切譬如秋山多骨少肉奇峭无窮
而艸木亦与之堅實嘗在龍灣詩云文章向老可相
娛一劍遊邊尚五車衙罷不知為蹇吏祗恣明處卧
看書其排遣翛然可想

賦漁翁云天翁尚不貫漁翁故遣江湖少順風人世
嶮巖君莫笑自家還在意流中他人皆咏漁翁閒趣
此乃翻案言其危險風雨揭去屋全家醉不知之意
嘗題清趣軒云下嶺飛泉尚有情穿林落沼響音冷
若規一性無分別尋丈瀾波即四溟公作醉歌云釣

必連海上之六鰲射必落日中之九鳥六鰲動兮魚
龍震蕩九鳥出兮艸木焦枯男兒要自立奇節弱羽
織鱗安足誅

秋日見梨花遂咏詩曰淒風冷雨濕枯根一樹狂花
掃放春無乃異香未聚窟漢宮重見李夫人非其時
故謂之狂花

赤羅風俗淳直雖豪富婦女未嘗服羅綺公作詩記
之云十里桑麻一逕通熙、尚有古人風犁鋤只自
鳩民事綺繡何曾蠹女工

郭預

字先甲高宗朝擢觀科官至監察大夫有才
行無汲引者寔滯不調忠烈即位素聞其名

始擢用入參機
務士林林得人

其在翰苑每雨中跣足持傘狝至龍化池賞蓮有詩
曰賞蓮三度到三池翠蓋紅粧似旧時惟有看花王
堂老風情不減髮如絲後人高其風致

其感渡海詩曰有夷生寄海中央木道緩通變難測
聖朝本自置度外邊將貪功謀欲得炎氛瘴霧熏着
人滿海浮屍冤氣結如今恨骨与山齊永夜羈魂向
天江當時將帥若生還念此能無增苑悵壯哉萬古
烏江上取復東故矣功業

李歲用

仁川人字顯甫号樂軒侍中子淵之孫高
宗時登第元宗朝官侍中忠烈王追謚文

真美風儀性聰明沉重陰陽醫藥律
曆无所不通晚喜淳屠遺命火浴

樂軒在通津山齋李百鎰李松縉皆一時之傑偕卓
然師自江都注謁師筆法亦為當時之冠路人見者
謂江都地勢一日東傾作詩云兩點文星會德星三
韓陞重泰山傾座中更有天游子莫怪江都地勢傾
樂軒賦自寬一篇云萬事唯宜一笑休蒼在上豈
容求但知吾道何如耳不用斜陽倚樓嘗以林行
廢主時預謀免官意者其時所作耶三角山文殊寺
長篇云語闌缺月入深扉坐久微風吟聳栢深得山
中趣

紅樹詩廢院瞞肝秋思苦遙山唐突夕陽明益齋稱
此句曰楊飛卿老膝不可不屈唐突觸抵之意飛卿
金末人題紅樹詩海霞不雨棲林表野燒无風到樹
頭繁樂軒為文章穩實清警勝人多矣益老之說信
然
嘗從元宗入朝于京久留玉鶚邀宴其筵歌人唱吳
彦高月圓春從天上來二曲公微吟其詞中音節鶚
起執手歎賞曰君不通華語而解此曲必深於音律
者也益敬重見者皆謂海東賢人至有寫真而禮之
者

李淳牧

本陝川吏少志多善屬文能走筆登第謝錦城管記高宗朝累判秘書省為崔怡所

重不雅有陶怡子沆師事之

李待制淳牧直玉堂時與翰林諸君會芸閣及酒酣諸君請走筆得鱗字即書于素屏風云鳳池波影碧鱗、松麓十年第幾春玉輦不巡三十載隔花烟月屬何人一座未曉其義及酒醒李亦不知所道之意後六年遷都花山此詩乃驗

崔司空昱與河千朝及淳牧同在誥院河李俱有文名崔倚其門閱待之甚輕李亦不為之屈適有勅撰進荅隣國書崔昱當秉筆搔首苦吟未得其意擲筆

罵曰此鄉曲布衣輩之所以自負者也

林桂一

林桂一為左拾遺時次王禹偁西湖蓮社詩寄僧真靜曰掖垣秋思坐蕭然正是前賢結社年貞觀初期鷄省竹妙香終爰鷲峰蓮九街車馬黃塵暗十里溪山皓月圓他日相從林下樂先拜海角一荒篇金祿延嘗為中書舍人見桂一蓮社詩不勝嘉歎仍次其韻末句曰只為掛名香社裡強將荒句續嘉篇以寄真靜、次韻荅之逃名入社豈徒然正是蘓仙妙悟年塵淨序溪塢靖節風清象席引張蓮名成五十人

隨喜感悟三十境最圓珎重中書賢學士留心此事

寄佳篇

趙冲

字湛若侍中永仁子橫州人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慕家林孝童明宗朝登第後配享高

宗廟

公器識德行文武兼備望傾朝野丙子年討丹寇命
元帥公為副不自專制戰不利作詩曰千里霜蹄容
一蹶悲鳴壯氣何逸越若教造父更加鞭躡沙場
摧古月及已加朝訖推公為元帥專掌兵權會蒙古
兵追丹寇至其渠卒見公拜而兄之併力掃丹寇乃
還

公功名方極還有烟霞逸想閑狝樂園於東臯修竹
臨泉日与門房賢士大夫詩酒自娛其酬唱至成數
卷俞升朝祀云蘇刻丹書額壺藏白日仙清歡誰共
客真樂得全天庭雨蕉先響園晴艸自烟桃花流水
遠回却武陵船李奎報題云一泉寒水呼隣汲滿榻
清風共客分唯有名園靜中樂不曾容易使人聞公
与劉待制冲基李司諫百順及諸門房遊園閑飲唱
和得欺字李曰谷靜群猶荅池清影不欺劉曰夏日
真堪畏秋雲不敢欺公曰膽簾凌酒惡道直没人欺
一座驚動無復結和

公嘗祀琴英烈仅得孫男詩云排陰命代我先知行
止休憑六眼龜英物一朝叨繡帳微陽午夜動葭帷
何煩弓韜勤求子已呪桃花屢醜兕叶得半十為世
瑞者將十五作人師文高華國青錢鷲威敵扶王白
棒罷自昔通家恩岳在賀懷聊展一篇詩初文士爭
次韵難其罷字公最後押尤異

公引門生詣任相國濡第陳謝而任公以冢宰尚在
中書古今所未有公作詩以記卓異云十年黃閣佐
昇平三闕春闈狎擅盟國士從來酬國士門生今復
得門生風雲变化鷓鴣擊布褐續紘鷓鴣明金液一

孟公萬壽王笙宜侷喜遷鶯

公卒三韓莫不慟慕尹直講于一作墓銘略公德行
耶文學耶政事耶可無愧顏閔季路之徒歟入而相
出而將半百年前功名富貴何云、時謂實錄

琴儀

奉化人字節之初名克儀為人魁岸奇爽氣
度雄偉少力孝善屬文崔忠獻當國求文士

儀諡附之歷歌中外高帝朝官至平
章事晚年引退以琴棋自娛謚英烈

公與任學士永冷同師受業及應舉任先擢乙科公
作詩曰進士出身非所望壯元及第不才何羨他吾
友任公子紫陌春風作探花明年果中壯元以壯元
拜政堂又秉句衡乃作詩云出入黃扉青鎖闥于今

二十四年臨鷄鳴漏盡猶行路恐向沙堤犯夜禁

崔文景洪胤及公皆文忠甫克謙之門下壯元也兩

公並時為相文公之子惟弼亦為相及公懸車故老

門生欲獻壽大敞華筵仍邀崔文惟弼兩相公倚酣唱

曰一門下兩龍頭與宗伯同時為平章以至退老赴

此門生之賀宴實千古未聞也胡不爛醉以答盛事

門生无不慶歎趙同年賁作詩曰共登金榜一門下

聯入黃扉數載中宗伯方言座主之子亦為一時相桂堂春

宴賀三公

崔文景及公俱解相印故老于筭上臨軒敬老仍賜

大醕兩公皆入赴宴諸門生扶持上闕填街溢巷現

者無不嗟歎及罷宴故第公謂諸子曰吾以龍頭為

相以至退老得叅賜設而門生扶持甚盛皆當代英

材曷勝慶快宜效崔文祀公惟清宴諸門生故事於是

召集四年榜大闕宴飲呼出諸子孫命座公曰一門

子第情同骨肉吾諸子孫亦爾等凡第也乃以墜坐

之及酒酣歡甚命門生相唱和辰年壯元皇甫瓘唱

云同年先後為兄弟公即應拜答曰滿座英雄間子

孫明日諸同年各作詩謝之

金之岱

初名仲龍清道人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謚英愿力孝能文風姿魁梧侷儻有大志

高宗四年江東之後父預軍隊之岱以太學生代父而行戰士楯頭皆畫奇獸之岱狩書一絕云國患臣之患親憂子所憂代親如報國忠孝可履修元帥趙冲默閱軍士見之驚問其故召入內廂待之如賓明年巳卯凱旋趙冲知貢舉擢壯元例授全州司錄叅軍抑強恤孤發摘如神後出按全羅沉崔沆所遣僧通知于江中沆繼父秉政雖挾前憾以之岱廉謹少過莫能害

過義城聞韶樓詩曰聞韶公館後園深中有危樓百餘尺香風十里捲珠簾明月一舞飛玉笛烟輕柳影

細相連雨霽山光濃欲滴龍荒折臂甲枝郎仍按憑欄元可惜之岱此詩膾炙人口詩板逸後十年一按部索之甚急邑人無如之何時縣守吳迪莊有女曾與張鎰子廷賀約婚吳携女之任庭賀娶他人女為妻吳女聞之發狂亂語忽咏出此詩邑人錄呈按部驚嘆云

崔滋出為鎮撫使行及正朝之岱以東南路按廉使修狀賀云鷄人報曉爭粘楚戶之鷄鳳詔頒春催浴荀池之鳳隔兩日除書至以鎮撫使為右僕射之岱又修狀致賀云新詔濕鴉之字千里而來前書浴鳳

之言三日乃驗

初之岱聞城南有叟善星命注見之叟延入拈占因
令少女拜於庭云此公後必貴汝家其賜謹識之後
二十年按全羅時賊黨多繫獄之岱親按囚徒有一
婦呼曰曰日城南老叟女不幸至此之岱驚駭命釋
厚慰而遣之

李混

字去華又太初全義人性寬厚元宗朝
登第忠定時為藝文大詞伯後拜政丞

浮碧樓詩曰永明寺中僧不見永明寺前江自流月
空孤塔立庭際人斷小舟橫渡頭長天去鳥欲何向
大野東風吹不休往事微涼問無處澹煙斜日使人

愁

謫海中取浮槎制為舞鼓至今傳樂府昔宋西溪鎮
聖果院有鼓相傳保太中海汐飄至故范希文有高
麗鼓半穿之句所謂高麗鼓其亦槎鼓之流耶

俞升朝

初名元淳仁同人起自寒門為人沉訥謙
遜博聞強記尤工於古文高宗度李待以
師傳崔瑀將斬崔春俞及資王過都
皆以為不可崔春知政事謚文女

移竹詩云瞻公有韻畫訝竹不根生愛甬情非俗呼
君甬不名嫩涼回簟席濃暑却簷楹躡道虛心久著
靈謾四營

遊穴口寺和壁上韵云地縮無旬路天低去尺隣兩

宵猶見月風晝不躋塵晦朔潮為曆寒暄艸記辰胡
羌看世事堪羨卧雲人

保寧道中作云晝發海豐縣侵宵到保寧竹鳴風警
寢雲法雨留行暮靄頭仍重朝暎骨乍輕始知身老
病唯解卜陰晴

廣和睿宗僧伽窟御製云崎嶇石棧蹶雲行華構隣
天若化城秋露輕霏十里爽夕陽遙浸一江明漾空
嵐細連禾穗啼谷禽閑逸磬拜可羨高僧心上事世
途名利摠非情

禹倬

字卓夫丹陽人廷監察糾正忠宣王有內失倬白衣持斧荷藁席詣闕上疏近臣展疏不

敢讀公屬拜曰卿為近臣不能格非而逢患至此卿知其罪耶左右震悚王有慚色退居礼安忠肅

王再召不起年逾八十卒

公通經史尤深於易程傳初未無能知者公閉門月
餘叅究乃解教授生徒理學始行官止成均祭酒退
溪先生易東書院記略曰先生之忠義大節足以動
天地撼山岳而經學之明進退之正有大過人者而
為後學師範可以廟食百世者非先生而誰哉先生
之學其亦有以脫去世習之陋而有發於龍門之餘
韻者矣

嘗題安東暎湖樓詩曰嶺南游宦閱年多最愛湖山

景氣加芳艸渡頭分客路綠楊堤畔有農家風恬鏡
面橫烟黛歲火墻頭長土花兩歌四郊歌擊壤坐看
林杪漲寒槎圃隱自日本回登此樓次韵曰閱遍東
南郡縣多永嘉形勝覽尤加邑居最得山川勢人物
紛然將相家塲圃歲功饒菽粟樓台春夢繞鶯花直
須醕酌終今夕萬里初回海上槎退溪又登次韵曰

安裕

與寧人自号臨軒元宗初登第性莊重安詳
文章清勁在相府能謀善斷帝以養育人才

公有詩曰香燈處：皆祈佛絃管家：竟祀神唯有

數間夫子庙滿庭秋艸寂無人蓋時丁麗季争尚佛

教嘅然有志於斯文也

公憂季校日衰請令六品以
上各出銀一斤七品出布有
差以贍學王先出内庫錢穀以助之密直高世自以
武人不肯出錢公謂諸相曰夫子之道垂萬世臣
忠於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是誰教也若曰我武人
何苦出錢以養甬生徒則是無孔子也其可乎世間
之慚甚即出錢又以餘財送中原先聖及七十子
像並求祭咒乐咒六經諸子史以來諸生始橫經受
業者動以
數百計

忠烈朝吳濟以讓倭得幸誰問王父子陷害忠良人

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會元使祈事官帖木兒不花

翰林李學士等為執石冑父子來前護軍元冲甲等
五十人以潛事告元使不花將欲罪之終受潛賂而
不從諸臣之請及還賢成事安裕等餞于郊李學士
唱曰白酒紅人面囑裕祀之裕遲留李自祀之曰黃
金黑吏心蓋諷不花愛潛賂緩其罪也後帝杖流潛
于安西

慎齋周世鵬竹溪志序略曰語公所向之正則一洗
三韓舊染若益各圃隱諸公皆餘波所漸通來二百
四十年天理之復明文風之大與其誰力也如公者
真可謂東方道學之祖是豨不可以從祀乎而麗史

稱安某置贍學錢以此從祀其陋類此佔畢翁慕其
昌歎感得一句於青丘集云一鳩曉雨艸連野匹馬
春風花滿城深味十四字足以知公之心矣又按公
題甘露寺詩曰日煖庭花含殘綠夜深山月送微明
憂民未得前塗炭欲向蒲團寄半生今其全篇載勝
覽金海府下其憂民傷世之意溢於咏物之餘而竹
溪志豨不載此詩豈慎齋偶未之見耶

公鎮合浦數月朝廷將取士促召之使主試席時霖
潦水漲公間閑至星州作詩贈李東菴曰夏初分鉞
海邊來吟過三庚致遠塵驛吏電馳傳密旨文闡火

迫選賢才星山暴潦乘槎渡月窟清飈卷桂催預想
奏名閑瘦席鳳笙檀板錦千堆公之父子相結為合
浦都督制使而九代孫琛亦為節度使次公詩云文
成公後耳孫未黑髯紅旗訪古臺書札我家能積善
武文何代不生材勤王一寸丹心在恋闕千莖白髮
催傳世青氈期勿失黃金不屑謾成堆文成公承祀
宗子連十代登科篇可謂食其報矣環又題先非樓曰非徇樓上月徘徊客子徘徊亦夫哉王免幾年仙葉搗素娥何處鏡奩閑搖波散百東坡水對影成三太白五直到夜即天似洗好風吹送桂香末口松溪云昌亭秋月軒題咏非也又第三聯改以搖波散作東坡百對影真成太白三又曰徐四佳蔚山東軒詩樓敵岳陽天下一地隣蓬島地中三日彼工而此壯皆非也

李延年字元老隴西公長庚子也京山府人短小精悍神采秀發少懷志節堅確敢言忠烈
朝登第忠惠四年卒年七十五

嘗題星山百花軒一絕云為報栽花更莫加
數盈於百不須過雪梅霜菊清標外浪紫浮紅也謾多

辛歲靈先人安文成裕門人登第仕為樞郎官至政宣文學

按閑東眷江陵妓小蓮香將還贈詩云到老方知
別難忍看進淚濕紅顏白沙汀畔斜陽路琴與人
故我猶還

金台鉉光山人字不羈自号快軒御史頃之子忠烈王朝登第歷事三朝官至檢校政丞謚文靖四子皆登科

母愛明星入懷中而生公性廉正事母孝言動行止
一循於禮少與儕輩受業於先輩之門其家有女新
寡稍解詩句自窓隙投之云馬上誰家白面生通未
三月不知名如今始識金台鉉細眼長眉暗入情自
此絕不往其家

魚與

累官至典書

嘗上順興宿水寺有詩云輕裝短帽一尋幽蘭院依
然十載遊璧價幾年詩共重寺名千古水同流寒堆
嶽色僧扃戶冷踏溪群客上樓長嘯爽徧日云暮倚
欄回首起鄉愁

許伯

官至平章事

嘗登杆城樓有詩一聯云五更曉色先虛閣一葉秋
群滿小樓徐四佳以為魚典書寒堆冷踏之句大巧
而反拙許平章此句似俗而太奇

蔡洪哲

平康人忠烈朝登第後封順天君字无阿
号中菴居士為人精巧於文章技藝無所

不能

中菴月影殆詩云文章習氣轉雀窠忽憶崔侯一上
殆風月不隨黃鶴去烟波長送白鷗來雨晴山色濃
依檻春盡松花亂入盃更有琴心隔塵世他時好与

雨雲迴

烟波風月句徐四佳
用之於對華使詩

紫霞洞在松嶽山下洞府幽深溪水清漣最爲勝絕
公作堂於其間號中和時邀永嘉君權溥以下國老
八人爲耆英會自製紫霞洞曲蓋托紫霞仙人耒壽
之辭至今樂府傳其譜焉其詞云家在松山紫霞洞
雲烟相接中和堂喜聞今日耆英會耒猷一盃延壽
漿一盃可獲千年美願君一盃復一盃世上春秋都
不管池塘生春艸園柳編鳴禽願公酩酊莫辭醉人
生無處似樽前是何曲調萬年歡此生無復見羲皇
願君努力日一飲太平身世惟醉鄉手把金觴相勸
酒蓬萊仙人却是未風流

中菴素晚音律古樂府多
所更良自製歌詞皆中音

節紫霞洞曲令家婢唱之其譜秘不傳人未有知之
者一日有瞽薛莫杜調知之托謁中菴徑造門外窬
聞中菴坐堂彈琴即屏處
認其拜而志之遂傳於世

中菴曲調旣成邀諸耆老置酒於中和堂酒半樂不
張群老怪之忽聞洞中有細樂群中菴令家僮設教
雲梯教女樂乘雲梯自屋上而降似若自天而下然
遂別坐樽前唱此曲耆老等讚歎不已中菴請題一
絕座中皆相讓耒就翰林曹係芳居客右即援筆題
云夢裡登看鶴背天羽衣仙樂列樽前若將勝事誇
他日須記人間丙子年崔執勺云六洞茫茫阻海山
但聞人語未追攀耒一謝前聞錯纒隔紅塵教步

間權溥詩云露洗銀河月色團酒盈金盞却天寒紫

泉一曲人如玉紅柿花殘夜未闌

權胆字晦之号夢庵安東人忠憲朝登第官會說

晦山林若寒士然

公一生厭塵囂樂清闲仕宦非其所好書懷云宦途

猶似厄黃楊誰記踈狂訪草堂洞密烟深車馬少枕

書闲臥睡偏長石洲以後孫修譜牒有詩曰羅王聖

骨是吾先西始鳴鷄事杳然錫邑今方三七代開邦

又已一十年翰林詞藻風群遠食訖尊榮福慶綿小

子怛然憂失墜錄為家牒要流傳翰林蓋謂公大人

躋而食訖謂公也

公按察諸道屢典州府而不通群色无他外誘有知

委公事一禁持牒羌使但以皮角傳通尚无違令者

學士李瑱益齋大人也時以廣州牧呈詩曰兩雲枕

冷花樓月星火鈴飛柳驛風公咲而頷之

夢庵墓在松都德遠

洞後孫不知所在今上巳春豐德人親其為先

蘿菴山人金濤之墓開其前有李瑱所撰夢庵誌時

權氏子孫改封重理以其已上墓所之未得仍穿其

右三塚第一塚有海陽金周鼎誌夢庵子翁翁墓在

板門里孫誠翁墓在玉新里皆近地也中間既失而

還得亦異矣判書權禔詩云皇祖云云五百年欲尋

宅改封仍回貫貞珉重瘞若新鑄時之顯晦非人力

敢曰諸孫孝格天余次云衣冠蔽此半千苗商耒

尋宜偶然指路幸因蘿菴後封塋還接海陽阡香烟

度續和陰潛德重先猷永錫五
里板門俱不遠當時洒掃亦由天

權溥

字齊萬辨齋十五進士十八登第四十八相夢庵子也與五男四壻俱封時補一家九

君封

公温字春風湛字晴空目不睨粉黛口不商財賄嗜
讀書老不輟將朱子四書纂疏立白刊行東方性理
之學由公倡註銀臺集二十卷規者服其該博又與
子準稟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壻李齊賢著讀名
曰孝行錄傳于世

公年八十兒孫志慶獻酌公有詩云黃菊丹楓九月
天炊金爨玉設華筵兒孫薦壽誠殊重倒了霞觴骨

欲仙

樾翁稗說曰唐楊嗣復平門生宴先僕射於里第座
客楊汝士詩云文章舊價留空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五代馮裔孫引門生謁座主裴皞宅裴公詩云三主
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我國掌試者謂之學
士門生補之則曰恩門、生座主之禮比古九重學
士有父母若座主在旣放榜必具公服往謁而門生
纔行隨之學士拜於前門生拜於後衆賓雖尊長下
堂庭立竢禮畢揖讓而升以此拜賀於是學士邀至
其第奉觴稱壽盖用楊裴古事而禮文過之迨祐庚

申僕承之為考試官先君年七十有七大夫年七十俱康寧今菊齋政丞權公是僕登科時知是歷謁而請之僕於菊齋又忝東床之選故予國肩輿偕臨人謂科舉以來未嘗有也尹樛軒巽賀詩云一宴共歡三座主四觴齊壽兩家尊讓前讓後蟬冠擁迎北迎南鳳蓋奔後六年菊齋胄子政丞吉昌君亦知貢舉具慶之席昆仲甥壻皆高冠貴秩扶擁前後光彩滿路尹公又詩云盛事粧成九街畫美談挑盡萬家燈無人不道人中佛老政丞耶小政丞形容當時事略盡

菊齋權政丞集光廟設科以來座主壯元姓名為一卷又集父子孫相繼掌試者座主無恙門生掌試者為看於後題其目曰桂花錄四百餘年文會之盛粲然在目牧隱李公作歌与序而補之國家配元氣斯文傳正脉穆：我先廟肇泐詩書澤浸漬丹桂林香浮風露深群才作棟梁赫：先古今座主幸無恙庭謁領門生何以表真情犀銜映紅韉云：益翁云世者多位家子弟聞唱榜賀客當至無以相待必旋炊白飯故俗号為熟飯宴

益齋挽菊齋二首曰揚歷清華到上台君王狎倚棟梁材詩書滿屋無樊素管履盈門有老萊千歲鶴故

三嶠月九淵龍化五更雷才疎未足銘清德淚洒當年玉鏡培平生德爵已獲全壽比汾陽更一年將謂坐忘非示病豈知尸解即逃禪姮娥相對廣寒殿居士狎歸兜率天他日東山華屋過空瞻黃鶴白雲邊惺所云益齋作婦翁挽詞而菊齋公夫婦享年八十四夫人先卒其一聯廣寒兜率云：菊齋公喜佛以樂天兜率比之无妨姮娥竊藥自古詩人例用於烟花中而及於妻母亦未安

曹繼芳

昌寧人忠肅時翰林學士以直提學退老于鄉里以終其身

公鄉居貧窶恬然自樂有詩云一而疎籬是我家春

來不隔四山花粉墻丹柱何能久坐爰庭中月色多又世間從富不從貧誰記江村冷瘦人唯有乾坤无

厚薄寂寥茅屋亦青春

金履祥次日山先不厭入貧家桃李能開籬落花自是春

風非俗態滿度芳艸踏還多又誰道家貧道不貧我今於道亦貧人年一閉戶春常至不避道貧唯是春

李齊賢

慶州人字仲思初名之公吳益翁天姿厚重忠烈朝登第忠宣王在燕構萬卷堂呂公置府中與李士趙孟頫等同遊恭愍王時攝政

忠有文集

公聞淮安君出家有詩曰火中良玉水中蓮夜半踰城去渺然雲衲復來新面目綠窓啼盡短因緣琴月照三更夢玉塵風傳一味禪碌々儒冠成底事可

憐奔走二毛年按淮安大君公之友壻也佛說釋迦
以王子夜半踰城入雪山修道云盖用此也

公自序云延祐己未予從忠宣王降香江南之空陀
窟王召古杭吳壽山令寫陋容而北村湯先生為之贊

此歸為人借現因失其所在其後三十二年余奉國
表如京師復得之驚老壯之異良感非合之有數題

四十字為識我昔留形影青、兩鬢春流傳幾歲月
邂逅尚精神此物非他物前身定後身况孫渾不識

相向是何人湯先生贊曰車書其同礼示其東光岳
正而洪良儼而恭言慎後恢、于容温、于融擬政
乎中於季則充於道則隆於文則豐存心以忠臨政

以公輔國以功命而登庸瞻而和東僕而時雍○李
相因恒福即先生之後也始生不周暮况母抱持
井地坐睡相國匍匐入井况痛甚驚覺起而救之
而長以杖叩其腔曰何不省况痛甚驚覺起而救之
痛其腔果日大異之後家中響礼樹其祖益翁歎子
于堂中乳母見之大驚曰前日叩吾腔者即此形樣
也吁益翁前朝賢相也英灵不泯於三四百載之後
能救况孫於危之際豈徒其神其灵亦知彌雲異
於况况能致神明
之佑也倚歎奇哉

益齋聞忠宣王被譏不能自明到黃草店有詩曰寸

腸冰炭乱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萬古金滕遺冊在

未應群叔誤周家王流于吐蕃益齋在元献書于元

郎中以雪之王自吐蕃放還及其流也益齋萬里奔

問東烟藹然有詩云誰謂鱣鯨困蝼蟻可憐蟻蝨訴

蝦蟆

謂群小
譏構也

防微杜漸顏宜赭義重扶顛髮已華又
咄、書空但坐愁式微何處賦竟來十年難險魚十
里萬古升沉貉一丘白日西飛魂正折碧江東注淚
先流滿門珠履无鷄狗飽德如吾或合羞等篇其忠
誠憤激雖杜少陵不得專美於前矣

王太祖七年朔九曜堂即醮星處益齋有詩云溪水
淚、石筵斜寂寥殊似道人家庭前臥樹春无葉盡
日山蜂咽艸花

平章事杜英哲嘗流長岩浦与老人嘗善戎其苟進
英哲許諾後陷罪過老人作歌譏之名曰長岩曲益

齋作詩曰揚、有雀甬奚為觸處網羅黃口兒眼孔
元來在何許可怜觸網雀兒癡

西江月艇詩云江寒夜靜得魚遲
狎倚蓬窗捲釣絲
滿目江山一片月風流未必載西施

菊齋權公有橫陂十二咏命益齋代撰謝傳東山云
雲水光中醉作鄉致君功業未全忘挽鬚十落聞箏
淚更覺東山與味長子猷剡溪故人家住翠微間滿
目溪分別自相迷三賢用意無人識一咲非閑過虎
溪竹林七賢曹馬乘機盜九州有心何力遏橫流竹
林別是華胥國樽酒相從萬事休孟宗冬筍雪中新

荀宅邊生摘去高堂慰母情但使子孫能盡孝乾坤
感應自分明黃真桃源萬古仙即路未通胡爲已到
却忽、重來物色渾如夢空使桃花咲殺儂燕尋玉
京翩、翅燕訪空閨應感佳人惜別時相對知心不
知語一庭風雨落花時大枚楊生濡尾溪流走幾回
免教醉夢困烟灰縱知此大能相救莫更昏、泥酒
盃潘闌三峰落日青山與未闌欲題詩句破天慳任
他行路相傾脫倒跨驢兒點檢看范蠡五湖功成亦
欲試良焉月棹烟簑向五湖卷却吳宮春色去狎留
秋艸滿姑蘇

又范蠡詩論功豈啻破強吳最在扁舟泛五湖不解
載將西子去越官還有一姑蘇漂母詩婦人猶解識
英雄一見殷勤慰困窮自矣瓜牙資敵國項王無賴
目重瞳

公之咏史詩多發前人所不能道者項羽云書劍應
難敵萬人須知大勇在安民韓生奪得東故志天意
寧終假一秦田橫云隨何有口未懸布魏豹无心聽
鄰生壯士難教甘一辱漢皇爭得見田橫劉歆劉向
云丹心耿、帝曾知梓柱生根勢莫移地下可能無
駭汗國師公是乃家兒蕭何云秦家焉籍漢山河功

比曹叅百倍加白首年來還見繫只應羞殺邵平瓜
陳平云呂氏應非項氏儔何緣到此狎深憂絳侯權
樸王陵驚更欠高皇用我謀王陵云當時王呂訖難
勝他日安劉力可能慈母一言今在耳不因存沒負
長陵劉敬云欲將漢主嫁昆夷想見當初計畫時千
載明妃心語口奉春君豈是男兒陸賈云將相同心
業再昌漢家群教到南荒擊鮮樂飲真良計在費機
閑為辟陽許筠云崔視山畫林益翁詩卷只留山寺
夜雪一絕益翁大服其知者此過詳也此
等作俱入窾鳥可少看此亦
英雄欺人之言不可盡信

張鎰

張鎰題昇平燕子樓詩曰霜月淒涼燕子樓即官一
去夢悠、當時座客休嫌老樓上佳人亦白頭昇平
今順天府也張曾判此郡時有太守孫億眷官妓好
、及張按部重来好、已老故云即官指孫億也朴
成忠佐遊昇平府与妓碧玉有情好按節重遊至已
矣矣朴作詩悼之曰九十浦口潮欲生碧松紅樹去
年程如令謾擁旌旗
過樓上無人陞此行
權漢功安東人号一角忠烈朝登第恣上王欲
立潘陽王未果以官至政丞謚文恒
到遼東崖頭有詩云野潤民居樹天低馬入雲其形
容遼野无復餘蘊牧隱云此是遼野十字傳神与杜
工部地偏江動蜀天遠樹浮秦語意絕相類牧隱遂

用其十字為韵因成十絕

從上王如元招權納賂忠肅王俞鞠之漢功自厠竇而逃捕之囚流遠島李瑱出餞于郊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歲處難瑱曰厠竇好漢功大慚

延祐間与李益齋同登南州多景樓益齋曰昔王荆公郭功父同登鳳凰台次李白詩韵功父詩名由是大播今吾二人雖才非王郭同遊勝地不可無詩各用古韵賦一篇益齋詩云楊子津南古潤州幾番歡咲幾番愁佞臣謀國魚貪餌黠吏憂民鳥養羞風鐸夜喧潮入浦烟篆暝立兩侵樓中流擊楫非吾事闲

望天涯范蠡舟一齋詩云北固登臨望潤州一樽難洗古今愁浪奔江勢猶含怒國破山顏尚帶羞淮海風烟連古壘金焦鍾鼓殷岑樓憑誰与向與亾事唯
有沙鷗近葉舟

白元恒

我朝燈夕文機障子詩白評理元恒云九霄月滿笙簫地一夜春開錦繡山及權一齋云南山釀瑞生銀瓮北斗回杓酌玉盃羯鼓百枝春浩蕩鳳燈千樹月
低回評理自言不及權詩遠矣

白賁萃

翰林先臣子也官至京山副使為人敦篤謹愼不抗以自高不嫉而苟順京醇厚正

直君子也少力學工屬文年十九舉省試翌日又
舉春官擢第連月再捷其年甚少人皆異之

過求禮縣題咏曰朝出白鷄山下路暮投鑽錢水乃溪
也驛東鄉小溪短艇橫清淺落日孤村入香茫絕壑
亂雲銀闕湧遠峰狂燒火城長夜深困卧初驚夢背
壁殘灯半映床

崔灑鷄林人字彦明号拙翁又号祝山孤雲後九
歲能詩忠烈朝登第又中元朝制科官至大

成司

公才奇志高放蕩不群嘗登海雲臺見萬戶張瑄題
詩松树曰此樹何厄遭此惡詩遂刮去塗以糞土瑄
怒命將追獲備從械立门外猥山遁還其恃才傲物

如此然坐此蹭蹬嘗貶長沙監務有詩云高名千古
長沙上却媿才非賈少年又云三年竄逐病相仍一
室生涯轉似僧雪滿四山人不到海濤拜裡坐挑燈
嘗慨世詩云我衣縵布人輕裘人居華屋我主實上
天賦與本不齊我不嫌人嫌我我詬
題四皓詩曰漢用奇謀立帝功指麾豪傑似兒童可
怜皓首商山客亦隨土留侯計畫中

雨荷詩曰胡椒三百斛千載笑其愚如何碧玉斗終
日量明珠有譏誚不廉人之意過村家詩曰桃花籬
落映清渠门外荒田二頃餘每過村家心語口无官

不去竟何如有羨他清闲之意

牧老云近世有改崔拙翁文者因記段墨卿淮西碑事有詩曰刻物區區代化工何顏地下見文公海東

亦有頓黃手筈向猓山吊拙翁可見牧老推重拙翁

以其文儼韓文公時人稱拙翁以後儒仙益齋為作後儒仙歌拙翁撰集東方文章起

於新羅崔致遠至忠烈王時詩曰五七文曰千百駢侶曰四六總名曰東人文

尹傾忠烈王時人登第為直史館官至祭酒

病中吟一絕云風軟街頭暗綠楊小堂人靜日偏長

病多身懶饒春睡藥譜針經共一床

韓宗愈漢陽人字師古号慶翁冠顏偉幹視瞻異人忠烈王朝登第歷事五朝精忠大節有

過人者惡權貴用事晚年退居漢陽封漢陽府院君謚文節

公晚居筆林村墅黃冠野服扁舟短棹日注耒耜子

島有詩云十里平湖細雨過一羣長笛隔芦花却將

殷鼎調羹手還把漁竿下晚沙又云輕衫短帽繞池

塘隔岸垂楊送晚涼散步故耒山月上杖頭猶濕露

荷香公之仙風高致盖可想見而詩語亦極清絕雖

曰詩中有畫可也

時与名士相注還群飲无虛日辨楊花徒醉則垂袖

舞歌楊花詞曰待如晦清風飛歌到黃閣中識者異

之

朴尚東

号潘南

送汝南王使郭檢校詩云分政河南旆總戎中與諸
 將盡趁風乾坤整頓分高下江海朝宗有會同任重
 誰知伊尹志時危自許孔明忠君故好賢平南策青
 史應傳不世功麗朝納北元使公上疏請却之與一
 代忠賢俱就三木狎公度秋最毒及
 我朝崇積甲申全遼陷夫東土皆有屈膝之說伊
 時大臣欲以公却虜一節激礪時俗啓請公于朝
 褒獎贈職致祭建院諸後孫作詩以識感朴恭尚詩
 日哀榮昭代典墟墓而都旁事與流川遠恩沾宿
 艸光聞風素俗振彰善膚思長後裔商深追慕今未
 淚滿裳朴世米詩曰遺墓青郊外幽墟紫洞陰功乃
 幸贈祭重道自院祠先一体賢規近十吟聖化長
 名顯日月旁百罹曾負痛一遇竟為先日擯扶
 陰遠新宮肇祀長衰菜坊拚慕雨露益沾裳

忠宣王

王义留元有所鍾情者及東還情人追末王折蓮花
 一朵贈之以為別日夕王不勝眷戀令益齋更注見
 之益齋注則女在樓中不食已數日言語不能辨強
 操筆書一絕云贈送蓮花片初来的：紅辭枝今幾
 日憔悴与人同益齋回啓云女入酒家与年少飲酒
 尋之不得耳王大懊唾地翌年慶壽節益齋進爵退
 伏庭下言以罪因呈其詩道其事王垂淚曰當日若
 見詩竭致力還注矣卿愛我故變言之真忠懇也一

益齋復命之初及其詩以進曰這癡漢：：莫
 留連：：此身正如荷葉露此過圓了彼過圓

王以前王入元遂封瀋陽王貴寵用事開萬卷堂學士閣渡姚燧趙子昂虞集等皆遊王門一日王占一聯云鷄群恰似門前柳諸學士問用事未處王默然李文忠賢齊從旁即解曰吾東人詩有屋頭初日金鷄唱恰似垂楊絮長以鷄群之軟比柳條之輕纖我殿下之句用是意也且韓退之琴詩曰浮雲柳絮无根蒂則古人之於群音亦有以柳絮比之者矣滿座稱歎王与趙孟頫頗相款王之還也得孟頫書甚多蓋赤壁賦為王書者也中原无此本唯我國傳刻焉東方季書者皆祖孟頫求之中國孟頫之書極罕

海東樂府云瀋陽收贖定大計萬卷堂置燕京邸閣

姚虞趙皆名儒曳裾王門何濟文采風流盛於斯聰明稽古稱當時講學所以明人倫淑昌院主胡為妃聖經賢傳空有為萬卷雖多無所用於詩只取墻有茨

李岳

鉅城人字孤鷹孤一作古号杏村初名君俊忠宣王時年十七登第奉王如元

文清公再入台鼎晚年乞骸与息影菴禪老為方外交扁舟往還至輒忘還嘗有詩曰浮世功名是政丞小窓闲味即山僧箇中亦有風流處一朵梅花照佛

燈

恭愍王時乞骸入清平山後徵還拜侍中居家帝以高書自娛詩詞簡古筆法妙一時

閔漬

字龍涎驪真人擢魏科歲送忠宣王如元時世祖命公卿設行交趾詔与漬同設林旨授

翰林學士後官
守政丞謚文仁

文仁有文藻嘗修綱目不知性理之學以朱子之說
為非牧隱序其集曰純粹也如金玉之脫乎鑛璞俊
逸也如魚鳥之在乎雲川至其陳言帝庭述之表章
潤色國史分之綱目信乎狝步一世矣

沈謨 忠烈初為公州副使有長城縣女自言歸城
大王降我神堂巫与縣人孔允丘行所過州

縣皆公服郊迎
公捕鞠誅之

公与諸御史抗言遊佃之非奢侈之弊上將軍尹秀
登殿戲舞大禪師祖英淫穢宮禁極言不諱王虛襟
採納秀及祖英反譖之王鞠謨囚巡馬所翌日王見

殿後杜鵑花題詩令詞臣白文節藩臯躬預閱清等
和進文節等奏曰殿下示天章令臣等廣歌萬年之
幸也謬敢忤上旨其罪重矣亦儒者之流乞賜寬貸
以彰右文之美王曰今為卿等宥之

安軸 興海人字當之号謹齋力學工文慶心公正
持家勤儉忠宣朝登第又登元朝制科忠肅

王被留于元公曰王憂臣死上書
訟之教二弟俱登第謚文貞

有牛背牧笛一絕云仰空吹笛快軒眉牛背身无掩
腥衣家在前山波隴隔兩天行趁暮鴉歸多有闲適
意思

金剛山在江原道遊山之徒絡繹於途近侍啣命官

吏奔走供億之費動以萬計僇山居民困於應接至
於怒目罵曰山胡不在它境而髡首銜鬻是山自看
溫飽而民受其害也謹齋詩曰骨立峰峦鈎戟明居
僧齋罷坐无營如何山下居民類瞻望時三慶額行
桃源驛在湍州安軸詩誰將此山驛輕比古仙村百
歲興亡裡居民半不存李穀詩驛名不合作桃源破
屋荒村不記門過客乞灵楓岳去可能分福与黎元
崔裕詩避秦三四家仍作桃源驛自言迎送勞却勝
長城役

公嘗按廩江原其所著詩文名曰閑東瓦注又有藟

戶詩：語沉痛如百年丘壠无情艸十里風烟有信
鳩之類

申淑

高灵人以清儉忠直著名累迁御史毅王
朝伏阁言事不報後拜叅知政事致仕

時王以宦官鄭誠權知阁門祇候淑与柳公材金諤
許勢修上疏斥之王怒還其疏勢修矣官去淑殆爭
之王乃降制削誠賊布告中外明年淑矣官故鄉有
詩曰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山有水處无榮无
辱身

洪奎

初名文係南陽人學士籍之子公即林唯茂
姊夫當惟茂拒命与采松礼同設誅之功封

益城府院
君謚匡定

公子戎為重大匡判三司事南陽府院君女一配忠
烈王一配忠肅王餘適會訖賢成事鄭諧沁東都鎮
撫司元忠澍侍中洪彥博有人挽公曰五女三為親
宰配一朝兩作大王妃一男飛入黃扉閣八十還鄉
未為悲入我朝高其忠義採入三綱行實有詩曰
奸黨殲除丰凶流只緣忠蓋聘良籌群僚庭賀歡拜
涕功業如斯儘寡儔

洪侃

豐山人字平甫一字雲夫目子直學之慶之
子自号洪崖先宗朝登第官至舍人後貶為

東萊縣令卒于
官以詩鳴於世

題李白醉故晷云天子呼未不上船醉吟風月幾千

篇三山鶴馭尋常事故跨青駝作地仙

公与白彞齋聯句白先唱云鷓入荻花能避雨公歎
賞即對曰蜂隨柳絮不禁風又作一絕贈之曰炎州
翡翠莫同遊金絳毛衣總是愁愛殺見幾能避雨荻
花深處一沙鷗

公謫東萊作孤鴈行曰五侯池館春風裡微波翻
鴨頭水闌干十二繡戶深中有蓬萊三萬里彷徨杜
若紫无央倚拍芙蓉金翡翠雙飛雙浴復進栖絳羽
雲衣恣遊戲君不見十年江海有孤鴈旧侶微茫隔
雲漢願歎低昂時一呼芦花索漠風霜晚盖自况其

晚年不遇也

詩笥云洪舍人詩禮艷清麗其懶婦引孤雁行最好似盛唐人作益翁云平甫

每出一篇人無賢愚皆喜傳之

鄭雪谷東萊雜詩云當日洪平甫波瀾起筆端高才

不遇世晚歲此為官憔悴身仍病吟哦興未闌壁間

无一字豈為和詩難

天使朱之蕃評本國人詩曰孤雲詩似粗弱李仁老洪侃詩最

云好

忠肅王

名壽母蒙古女也連真

王与公主宴于延慶宮王於馬上吟姚之所賦玄宗

打毬看詩金殿千門白晝閑三郎沉醉打毬回九冷

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吟詩召權漢功尹莘

傑等賦詩歡樂

登晴川江百祥樓有詩云晴川江上百祥樓萬景杰

羅未易收艸綠長堤青一面天低列岫碧千頭錦屏

影裡飛孤鷺玉鏡光中點小舟始信人間仙境在密

城今日有瀛州

燕京有黃白菊花：品絕佳王之八北也盆未數種

播諸東方至今遍為俗補之燕京黃燕京白者此也

金履祥乞菊詩云燕京黃白異凡花忠甫東還出帝

家

金仁存

初名綠江陵人少登科歷事宣獻肅三朝官至太師謚文成

遼使孟初至仁仔為接伴初見其年少頗易之一日
並轡出郊雪初霽初唱曰馬蹄踏雪乾雷動仁仔即
應拜曰旗尾鬪風烈火飛初愕然曰真天才也由是
情好日篤相与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公出鎮龍灣次示門生日十年始閣掌絲綸此日翻為
制閭臣諫苑未能陳讜訟塞垣聊欲掃胡塵鬢毛早
白緣憂國涕淚難禁為戀親多謝孔門諸弟子百壺
清酒送行人

大同江詩云雲捲長空水映天大同樓上敞華筵清
和日色篩穹幕綺旒香烟泛管絃一帶長江澄似鏡

兩行垂柳遠如烟行看乙密塔前景自驗十年表未
然

李頰

賀元帥尹侍中平賊云臨軒授鉞命東征一舉腥膻
盡掃清漢塞已空无古月秦人何苦等新城滿庭諫
切真長策拓地功高是大名從諫舉功誰最急吾君
聖制兩分明

崔爽

興王寺慶讚道場音讚詩云眾室城中初梵宮窳然
規範出宸東經探海底分龍藏塔聳雲涯掛鴈空鐘

吼远醒三男夢殿嚴全寫五天功雖將大地研為墨
難盡高人志願洪

崔承佑

獻新除中書李舍人詩云採蕨仙毫入紫薇好將新
葉助雍熙玄鄉石上長批詔林府枝間已作詩銀燭
剪花紅滴、銅珣輸刻漏遲、自從子寿登庸後袖
得清風更有誰

金敦中

和舍弟苦雨詩連旬密雨駕盲風百谷狂噴氣勢雄
誰借天瓢傾倒盡却疑蛟室捲來空居貧豈免薪為

桂禦濕還思麥与窮早晚蒼空収毒霧便將餘澤及

農功

崔均

和咏柳詩云造物多情着柳稍剪刀裁出更妖、雪
消暗膩黄金色日煖輕拖碧縷條西子眉頰如有恨
小蛮腰細不勝嬌冷官寂寞人稀後幾被春風取次
搖

崔詵

金使左光祿得家書有生子喜詩以為賀曰北信初
傳驛路中侯家已驗夢維熊充閭家慶还应盛容蓋

高門轉更崇駿足遠期登驥坂桂枝新得長蟾宮微

官他日朝天去揮塵清談奉阿戎大使見和復呈曰

才似楊雄賦射熊王比系從淮水遠相如名与泰山

崇詩妍自可侔西子筆健還堪博北宮多謝賢侯回

鬢鬻諸戎

題僧伽窟詩云崎嶇石棧蹊雲行華構冷天若化城

秋露輕霏千里爽夕陽遙浸一江明漾空嵐細連香

穗啼谷禽闲遞磬拜可羨高僧心上事世途名利摠

忘情

朴春吟

鷄足山定慧寺詩鷄足山前數日留人間分外飽清

遊叅天老木難為歲拔地脩篁不受秋石壁萬重雲

浪湧瀑波千丈玉虹流客軒睡美老僧定杜宇一拜

山更幽

朴公灵光郡憶金太守仗詩下惠官卑自不辭牛刀

誰使割雞為甘棠正是思人樹峴首依然墮泪碑父

老空言遺愛化兒童謾誦回題詩曾聞跽壽顏回天

天理茫々未可知

李穀字中父号稼亭性端嚴剛直人皆敬之早喪

父事母孝忠甫朝登第又中元制科第二甲授翰林國史檢閱与中朝文士交遊官至政堂文學都僉諫贊成謚文孝

公為文章採筆立成典雅高古中朝人不敵以外國
人視之柳思訥跋公文曰淵深之學出於蔡西山軾
轍之文原於蘇老泉誰知牧隱文章道德之美宗由
於稼亭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時本國官爵猥濫奴僕亦得軒冕殿中崔江求為正
尹稼亭在元朝聞之寄詩曰不妨正尹生前得猶勝
中書以後加蓋安就趙溟以後皆拜中書故云

七夕小酌詩平生蹤迹等雲浮萬里相逢信有由天
上風流牛女夕人間佳麗帝王州笑談欵：樽如海
簾幕深：雨送秋乞巧曝衣非我事且將詩句遣閒

愁冰渡漢江詩沙頭逆旅政蕭條幾傍虛簷望斗杓
半夜疾風吹破屋一江流水凍成橋須臾便見人心
小尋丈休誇馬足驕過了畏途還自嘆不如故去老
漁樵

郭麟

忠烈朝遣監察金有成直翰林署郭麟
宣諭日本：嘗憾其東征拘留不還

郭壯元以書狀官使倭不得故其墳在日本草皆西
向而生其孫大司成忠守作永慕亭縉紳多歌咏其
事權陽村詩云侗儻壯元即落：志節奇拜命使絕
域國耳忘吾私樓船去不返香：終難追孝子抱永
慕感：多苦思晨與日東望滄海何淪漪海水亦云

淺此恨無有涯海水有時竭此恨無窮期賢孫構新
亭欲寓心所悲哀起攀狝栢樹多枯枝居諸照下
土出自東南陸音容不可接涕淚嘗自垂邈矣墳上
艸西靡空誰披

李達東

慶州人字

号齊亭忠肅王朝登第官

林君性強直
不撓有鑑識

辛毗性畏豷犬且惡射獵又縱淫殺烏鷄白馬以助
陽道人謂之老狐精及誅公作詩譏之云騁怪馳妖
野狐精那知有手竟張弧威能假虎熊嚴懼媚或為
男婦女趁黃狗蒼鷹无所畏烏鷄白馬是何辜曾聞

汝必立首今見宮城官道隅

有春靜詩小院寥々樹木青幽葩照葉轉分明一進

燕子嬌无語千點楊花漫不流凡水冒物謂之湯

三涉府竹西樓下川匯為潭水底游魚歷々可數其

八景一日臨水數魚霽亭詩云樓下澄潭浸碧空規

魚不覺夕陽紅乍乍後數難定為二為三言未同

有隴頭饑婦詩夫婦辛勤不素飡耕園坐艸菜間

有心秋獲聊相語久願年租庶可還

廉季為東北面
巡問使我桓

祖餞于野公立飲
太祖行酒乃跪飲
桓祖怪問
之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此子必大之
因以子孫屬之
後公之子犯
成罪
太祖思其言特赦之

鄭誦

清州人字仲字号雪谷年十八登第忠惠王朝除左司諫諫大夫

雪谷梁州客舍別情人詩五更灯影照殘粧欲話別
雉先折鴈落月半庭推戶出杏花疎影滿衣裳詩詞
簡古筆法亦妙嘗有詩云平生恥与噲等伍後世必
有揚雄知其自負如此被譏貶守蔚州慨然有遊宦
上國意後遊燕都丞相別哥
普花一見大奇將薦之
天子會病卒年三十七
雪谷所畜馬外舅崔春軒文度寄書云袖詩來馬
可得雪谷猷詩云聖門也有乘肥者歎段還嗤馬少
游可謂善龔

聞鍾詩云金銀佛寺側城堙夜鳴鍾不失晨誰道

令人發深省祇能嗅起利名徒能警悟祇應嗅起利
名人鄭詩模擬太過

韓脩

字孟雲清州人十五中第号柳巷字識行誼
為世所重恭愍時辛毗用事脩密啟曰毗非
正人恐致乱人服其先
見及卒皆惜之謚文敬

大灘詩云江路蒼茫月欲斜客面秋意夜未多誰家
少婦愁无夢唾軋機絲弄玉梭仙潭詩云山粧水冶
鏡中春不是高深自遠塵誰把丹書留別浦四郎真
是翳睛人舟中詩云江路秋晴天氣高汀洲潦盡不
生濤長年形役隨舟楫一味心勞似桔槔物色祇能
供眺望風先无頼助詩騷世间百載忙如許何處三

山戴六鰲悅鄭時若詩云搖落秋天梢：然故人明日入重泉轉頭歡會成陳迹隔世襟期屬新絃衰柳斜陽空巷外莽林零露夜垣前蕭條家業蟬吟在一夢无端五十年驪江詩云零月流輝江水平夜深芦葦起秋聲輕橈暗促三更後何處村灯候客行詩皆清峻

牧隱每推重之序云公於詩早有聲名益翁移亭亦稱賞其簡潔冲澹高出意表如聞玉聲清越以長

閔思平驥與八字坦夫男及庵忠甫朝登辨准資成常以詩書自娛謚文溫

次人韵詩云流年過眼隙駒如忽放狂歌憶孟諸今世有誰收老馬此身无處泣前魚銀唇玉膾清江上
窮笠簔衣細雨餘好趁秋風飛一棹不須回首更踟

蹶益翁每歎曰及庵詩法自得天趣收隱亦云造語平淡用意精深

松京東北三兩里有嵩峙于溪側如展屏幃俱有橫理故名曰歙嵩下多鉅石可以坐飲崔謹每騎牛與諸老遊焉李仁老詩歷賞皆仙境尤奇狎皴岩層雲長匝地疊玉始開函特秀非天柱亭陳似石杭水清藍自染迢細艸誰莢天列三台貴人稱一德咸暮年群紱冕与世隔酸醜居幸連門巷行須並曹衛遺情吟浩：談笑語喃：云：其後閔思平詩曰千尺雲根聳北山古賢遺迹畫誰難自從相國題詩後多少行人指點着陽村詩曰雪裡溪山特地奇遊現牛背任行遲歙岩可是非人境長使儒仙為

詩賦

恭愍王

王嘗與判事尹虎圍棋約不勝者書事以贈虎不勝
書詩以進曰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
掩得天下目蓋諷王養辛禍為子王默然

時尹紹宗上書曰近來利源大開商賈工匠公私奴
隸視青紫如土芥羊頭狗尾布列中外至有中即將
掃牛下奉直郎直一疋之諺

花園在中部泥現恭愍構二層八角殿聚奇岩怪石
植名花異卉常自譙遊許琛詩曰血射无成便自噴

到頭兵氣繞鉤陳聚車未必能遮道橫梁空勞枉殺
人運去君臣同掩涕惡浮天地不容身蒼皇一罷繁
華夢廢苑殘花寂寞春金履祥吊遺墟詩曰一統三
韓地如何納偽辛辰孫傾社稷亡國失天人運去山河
在城空艸木新百年吾亦老過客幾傷神

文益漸丹城人恭愍朝登賢良科麗末海寇方熾人皆逃避公丁母憂居序不動以終三年

木綿產出閩廣交趾等地土人作布名曰吉貝初無
踏車推弓之制手割去子其功甚愚元初有嫗黃道
婆者教以捍彈紡織之具本國旧無木綿只麻苧董

以遺逸躬耕晉鄙拜諫諍大夫我祖朝贈叅知政事封仁城君

絲為布公嘗入朝取其子潛貯囊中並製取子車繯
子等車而未熊澗谷詩所謂尺鉄碾出瑤空雪一弓彈
罷秋江雲中虛外泛槎成索畫夜踏車群鱗者此
也初不曉培眷之法幾盡枯止存一莖比三年遂大
蕃取子車繯子車其舅鄭天益所初國人竟傳其法
未百年流布中外公之功不下於黃道婆錄用其子
孫

尹澤字仲德茂松人忠肅朝以鄉進登第恭愍擢
拜直提學嘗手寫真又書栗亭二大字以賜
多所達白瑞誦范文正先漢後亦之
語曰大丈夫寧可碌：耶謚文貞

以賢成致仕故錦州以山水自娛年八十餘詩話云

寄黃檜庵詩曰少年花下醉况香立進清平光焰長
潦倒如今省武庫惟餘紫電与清霜語意禮穢雄麗

鄭樞清州人字公權後以字行世号圖翁雪谷子
縣令性謹厚居官以正後官至政堂
文學樸樵好用事疽發背卒謚文簡

圓齋老妓詩云寒燈孤枕淚无窮錦帳銀屏昨夢中
以色事人終見矣莫將執扇惹西風

居常快、薄遊寧海郡間老妓月下禱琴絳甚悽咽
有詩云七室房中歌舞時那知白髮老荒儒無金可
買長門賦有夢空傳錦字詩珠淚成沾兵練袖薰香
猶襲越羅衣夜深窓月絳拜苦只恨平生无子期前
輩稱圓翁詩精麗然
當遊生一頭地矣

東人詩話云予嘗愛圓齋讀中宗紀詩由来哲婦敗

嘉謨詰誤無言淺丈夫地下若逢韋處士帝心還愧
點籌元雖用唐人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
花之勾點化自妙真得根骨法

瑣錄云圓齋蔚珎客舍詩云寂：鳥歸山影裡蕭：

人語竹林中即景如畫少遊牧隱之門牧隱稱雄膽

金九容

安東人字敬叔男暢若翁初名齊閔恭愍朝登第辛禡時李仁任欲迎北元使公上

書請却之為仁任所排竄退居驪與官至判典校寺事

公詩甚清贍牧老所補敬之下筆如雲烟者是也嘗
以回禮使致幣于遼東都司藩奎執送京師其咨文
馬五十匹誤填以五十匹 高皇帝怒其私交且曰

五千匹至當放還也時李廣平仁任當國素不喜公
輩迄不進馬 帝流公大理府作詩曰或生由命奈

何天東望扶桑路渺然良馬五千何日到桃花門外

草芊：又天上何遲青鳥降沙頭偏媿白鷗閑星移

物搜年將半裘弊囊空客未還武昌詩曰黃鶴樓前

水湧波沿江簾幕幾千家釀錢沽酒閑懷抱大別山

青日已斜公竟卒于配所臨歿曰吾在家或兒女手

誰有知之今在萬里或王事得或所矣 其後仁山人曹叅設席在

我朝入大明亦流金薩數年放還其黃州詩曰

水光山氣美晴沙楊柳長堤十萬家元數商舡城下泊竹樓烟月咽笙歌丈夫生偏壞常恨不獲壯遊二公雖流竄殊方亦看盡吳楚山川寔人間快事也

公泛驪江寄道村詩曰解衣欹枕夢初驚時有沙禽
忽報更意在汀洲佳處住岸移山轉覺舟行野艸詩
曰纖纖野艸自開花檣影如龍水面斜日暮每依烟
渚宿竹枝何處有人家野庄詩曰閉門終不接庸流
只許青山入我樓
便吟哦慵便睡更無餘事到心頭
驪與所居堂曰六友
公嘗奉使關東有詩曰瀟灑江山共我清棲垫到處
管絃拜若非細馬馱紅粉誰識三韓更太平後有攬
轡者秩滿將還與情人泣別於西樓有人題詩曰細
馬馱紅傳鉢在莫嫌司馬濕青衫

金齋顏字仲賢方慶之曾孫九容之弟嘗與田祿生聘河間王至燕皇太子惡其通信命還齊顏祿疾而留終達國書得書而還後謀誅辛毗事洩為毗所殺

有詩寄無說師曰世事紛：是與非十年塵土汚人衣
落花啼鳥春風裡何處青山掩扉

李穡韓山人字穎叔穆亭子號牧隱恭愍朝擢出魏科又中元朝制科第二甲歐陽玄見對策大加稱賞官至侍中諡文靖本朝進封韓山伯有集行于世

僧幻庵書法妙絕得晉軀一時求書者至集然所書
必現詩文心肖然後始下筆李侍中仁任得尹評畫
十二幅屏風令茂松尹會宗作詩倩幻庵筆之庵曰
詩欲傳後非牧老不可世有牧老而敢題屏幃者僭

也即折簡邀牧老于方丈牧老曰若邀老物當用安
和寺泉煎茶牧老既至即席口辨賦十二絕筆勢生
風隨賦輒令庵書之至滕王閣末句曰當日江神知
我否何時更借半帆風庵投筆大叫曰政用王勃本
色事此最警絕如牧老真詩聖也書訖遂成三絕廣
平琛藏之後雲菴澄公清叟重修長城縣白菴寺樓
請名於鄭三峰：：名以克復而記之使其徒絕嗣
倫師受楷於幻庵：曰此非吾所書也牧老在世而
敢為長文大作歟即令沙彌借絕嗣注牧老請名若
記牧老訊絕嗣：曰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源

東西分流又合于樓前為淵然後出山牧老曰然則
可名瓊溪標筆記之文無加點其末有云予老矣明
月滿樓無由宿其中恨不少年為客耳幻庵受而書
之歎曰唐人詩有明月瓊溪水春風八詠樓少年為
客處今日送君遊之句此老政用此語而無斧鑿痕
真妙手也牧老竟坐詩案事叵測亦未必非幻庵輩
為崇也公天資明敏博覽群書為詩文探筆即書如
雲行水流畧無礙滯景恭初倪侍講登浮碧
樓見公五言律歎曰惜不得與
此人同時也詩見東明王卷
牧隱初入元朝文士稍輕之朝日持盃入海知多海
牧隱應辨曰坐井觀天曰小天朝者更不續元學士

又嘲曰歟蹄鳥迹交於中國公即應曰鷄鳴狗吠達
于四境座中無以加之及中制科應封翰林歐陽圭
齋玄虞道園集輩皆推重之圭齋嘆曰吾衣鉢當從
海外傳之於君也其後文靖困於王氏之末流徒播
遷門生故吏皆畔而下石公嘗作詩曰衣鉢當從海
外傳圭齋一語尚琅然近來物價俱翔貴狩我文章
不直錢李唐時黑齒常之王思礼王毛仲高仙芝皆
東韓人而顯重當世垂名竹帛崔致遠亦以
文章感動一時豈爾時規模大然耶胡元時我國
文人中科入仕者甚多而牧隱父子亦中制科為翰
林學士
元送孽僧來也舉國震駭我 太祖以偏師大破之

德興遁去玄陵賞其功凱還命文靖及 太祖並叅
大政宣麻之日玄陵喜謂左右曰文臣用李穡武臣
用李某予之用人如何 太祖與文靖交甚厚請以
軒名文靖以松軒命之而作說以勗之又著 桓祖
碑文後文靖流竄于外子種學種善俱遠謫而門人
鄭愷鄭道傳反攻不遺餘力公作詩曰松軒當國我
流誰夢裡何曾有此思二鄭况聞叅大議一家完聚
更何時忠宣王庶子嘗為僧逃入于元至是元音后
悉王誅奇報構恭愍王罪以兵納偽王我
太祖破元兵孽
僧德與指偽王
嘗有詩云松舟向晚繫苔紅落日微風滿一江詩興

浩然收不得更呼明月倚篷窓自註云俞思廉赴官
驪江始至有詩曰葉舟中客三年樓上人時人曰此罷
故詩也聞者咲之今僕受賜故田計決矣故於吟咏
之間托與不淺此未至而如在其間与始至有三年
之勾者無以異可咲之甚也

作尺蠖歌云尺蠖汝何屈甚折汝骨尺蠖汝何伸
甚辱汝身乍伸又乍屈一生无所辨自註云夫有
物必有則豈有一物之不為吾性內之用哉物之微
莫微於尺蠖故作短歌以自傲

古人詩風定花猶落無人能對王荆公對以鳥鳴山

更幽遂為警聯牧隱祖其意作一聯云風定餘花猶
自落雲移小雨未全晴雖半山老手亦當縮袖

古人之詩多用經書語如牧隱木鐸三四何患子舞
雩六七詠故臺又云王風幸矣與於魯女樂胡為至
自齊等句用辭皆不磨工緻可尚

山家詩云小婦掃落葉盛之以小箕頂戴入村去主
婦催暮炊可謂言之容易即見如畫日高三丈細衾
煖一片乾坤屬黑甜佔畢齋云寫出老境閑適之意
洞庭晚靄詩云一點君山夕照紅潤吞吳楚勢无窮
長風吹上黄昏月銀燵紗籠暗淡中於東方真可橫

絕古今

公入中國到一寺：僧禮之曰飽聞子東方文章士
為中國第一科今何幸見之俄有一人持餅來餽僧
遂作一句曰僧咲少遣僧咲少使公對之僧咲餅之
別名也公倉卒不得對謝而退曰異日當更來報後
遠遊千里外見主人把餅而至問何物答曰客談也
客談者酒之別號也公大喜遂對前日之句曰客談
多處客談多半歲後故而說其僧：大嘉之曰凡得
對貴精雖晚何傷得一言之工不遠千里而來報也
有胡不攸行一篇曰胡不攸：：：汝既老胡不攸

汝所天兮賓于天汝旆留兮鼎胡波遠明斜暉：：
欲墜不可住風舞悲舞天地亦為之依：其終曰胡
不攸：：：無不足兮矣所希青山隱：水鏡淨我
膝所屈惟漁磯深味落句語意則似在己巳年間乞
故長湍別業時作也詩辭悽惋憂傷激烈現此亦足
以知公之心矣

公之謫長湍也呈都堂十絕有云放榜辛朝始出身
公若知為恭愍之子則豈忍咏出辛朝耶或曰當其
國祚垂絕訛言朋興禁密林筭之事非外臣所得詳
而禍既以眈子見廢牧老亦既與聞於策立則詩句

之云然固無足怪然以當立前王子之說觀之其不

敢必其為非王氏可見文靖欲正王辛之辨國史之

初公与趙浚戮姓之時警言非其子則此門即自破

折云浚知公不可心欲害之公終以此見忤於浚公

流遷時有詩曰天子呼來賜八珍侍中光祿動朝紳

請者倚伏難逃處寂々荒村伴野人僧絕碑曰牧隱

人才子頡頏爭雄為詩文一句一字法度亦嚴無

古之作者晚年所作沈濫縱橫有不經意處此老才

恭愍王時王昉趙胖還自大明白王曰禮部召臣

等語之曰爾國人坡平君尹彛中即將李初來訴于

帝曰高麗動兵將犯上國宰相李禧曹敏修等以為

不可即誅竄其在貶宰相等遣我來告云甚諫請鞫

李禧等繫于清州獄遣使鞫之忽雷兩大作前川暴

漲毀城門城中水深丈餘獄官蒼黃攀木以免王以

水災下教釋之權陽村有詩云流言不幸及周公忽

有嘉禾偃大風聞道西原洪水漲是知天道古今同

偶題菊花一絕云數枝籬畔媚霜葩潤色韓山牧隱

家此老豈知書甲子門前碧柳帶烟斜詳詩意竊比

於陶令可見曾事前朝猶戀其旧主隱然有言外之

意又咏菊曰龍沙漠々又秋風衰艸連雲落照紅折

得黃花誰上壽海西千里是行宮即辛禍流江華時
也又曰人情那似物无情觸境年來漸不平偶向東
籬羞滿面真黃花對偽淵明耘谷元天錫次云須信
無情勝有情无情元是一生平陶公去後今千載依
曰東籬燦々明
徐四佳讀牧隱詩曰人道元朝老翰林白頭黃閣病
侵尋文章浩瀚真天分時運崎嶇已陸沉末路功名宜
袖手中原衣鉢足傳心牛峰渺々驪江漲天遣昌黎
海上吟

權臯

字壽平号誠齋菊齋溥子也
官侍中永嘉府院君謚忠靖

公工詩善隸一時大儒淡菴白文寶樵隱李仁復牧
隱李穡皆与之交際多所唱和故牧隱上誠齋時所
謂詩談每喚淡菴翁白日琴樽无雙輟韓山牧子學
未徹虛名敢望陪先哲或蒙折簡侍清娛吐出心腸
忘巧拙者是也
牧隱詩又云白眉豪氣少无敵鵬程不見織塵隔少
年宰相尹鷄林蒲鞭不用人自格至今遺愛淪心肝
風流盛事傳衣冠慎村權思復次云相國少年日臨
民半月城問諸當日事笑我此時行自註曰誠齋三
十五為鷄林尹

牧隱集有永嘉權侍中遣其孫太常典近名來致酒

食拜受醉飽吟成短律云國老尊無對文孫裕有餘

盤飧具山海樽酒照庭除公昔頻投轄吾今猶爰廬

何當陪杖屨花雨看疎、陽村代大父次韵曰陳力

扶王後怡神罷相餘晷書閑一室杖屨步前除忽憶

聞佳句曾蒙過弊廬更期花雨夕來注莫相踈

鄭夢周

字達可号圃隱迎日人襲明之後母李氏有娠夢抱蘭盆驚墮寤而生公肩有黑子

七列如北斗形恭愍朝為侍中我朝贈領政從祀文廟

征婦詞曰一別年多消息稀寒垣存沒有誰知今朝始寄寒衣去泣別故時在腹兒過韓信墓云嗣子屨

柔諸將雄高皇無復念前功楚王飲恨重泉下千載

知心是晦翁漂母塚云漂母高風我所欽道經遺塚

為傷心莫言不受王孫報千古芳名直幾金

先生拜朝金陵一使日本所著詩文甚多而遭家之

故遺失殆盡其舟次白鷗洲詩云白鷗洲邊浪接天

鳳凰臺下艸如烟三山二水渾依舊不見當年李謫

仙其登多景樓贈僧季潭詩云欲展平生氣浩然頂

末甘露寺樓前甕城畫角斜陽裡瓜浦故帆細雨邊

古鏡尚留梁日月高軒直壓楚山川登臨半日逢僧

話忘却東韓路八千其使倭詩斑衣想自秦童化染

薩曾將越俗通又行人脫履邀尊長志士磨刀報世
誓又梅窓春色早板屋兩拜多皆記宗也

和明遠樓詩云清溪石壁抱州回更起新樓眼豁開
南畝黃雲知歲熟西山爽氣覺朝來風流太守二千
石邂逅故人三百盃直欲夜深吹玉笛高攀明月共
徘徊

題驪興樓詩云鞍馬東西底事成秋風汲：又南行
驪興一夜樓中宿臥聽漁歌長短拜又烟雨空濛渺
一江樓中宿客夜閑窓明朝上馬衝泥去回首滄波
白馬渡

公贈僧詩曰皇天降生民厥氣大且剛夫人不自察
乃寓於尋常千古同此心鳶魚妙洋：斯言知者少
為子著此章規魚詩云潛在深淵或躍如子思何取
著于書但將眼孔分明見物：真成潑：魚讀書詩
云以我方寸包乾坤優游三十六宮春眼前認得畫
前易回首包羲迹已陳先生兼李官講說發越超出人意間者頗疑之及得雲峯
胡氏說与公所論合教隱稱之曰達可論理无非當理推為東方理李之祖

癸亥先生從我 太祖北征定州重九詩曰定州重
九登高處依旧黃花照眼明浦淑南連宣德鎮峰峦
北倚女真城百年戰國興亡事萬里征夫慷慨情酒

罷元戎扶上馬淺山斜照紅粧

後倭賊陷兩南諸州屯于智異山先生從我 太祖
戰于雲峰凱歌而還首經克山登望京臺詩云千仞
岡頭石徑橫登臨使我不勝情青山隱約扶餘國黃
葉繽紛百洛城九月高風愁客子百年豪氣誤書生
天涯日暮浮雲合惆悵無由望玉京
瑣錄云腹裡有書還誤國囊中無藥可延年龍愁歲
暮藏深壑鶴喜秋晴上碧天含蓄意思而語皆虛又
客路半年孤枕上窓櫺依旧送明來窓櫺送明道人
所不能道

先生當麗季國勢岌岌有僧贈詩云江南萬里野花
發何處春風无好山先生流涕曰嗚呼其晚也其晚
也

太宗大王設宴請先生作歌侑酒曰此亦何如彼亦
何如城隍堂後垣頽落亦何如我輩若此為不亦
何如先生遂作歌送酒曰此身死了、一百番更
死了白骨為塵土魂魄有也無向主一片丹心寧有
改理也歎 太宗知其不度遂設除之

藥泉南九萬
翻其曲為詩

曰此身或復或百或又千或白骨為塵土
魂魄度何有向君一片丹心到此猶未已
先生一日問病於 太祖邸仍察氣色故路過酒徒

家主人出外階花盛閑遂徑入呼酒舞於花間曰今日風色甚惡：連齣數十椀而出其家人恠之俄聞鄭侍中遇害先生行未及善竹橋有橐鞋武夫衝其前導而過变色願謂隨行錄事曰汝可落後荅曰小人從大監何可他注子再三呵止不從及先生遇害抱持同歿當時倉卒無人記其姓名不傳於後世

沈先世所纂海東樂府有詩記其事曰今日風色雖甚惡階上舍孟舞亦全裝武夫衝馬過慎莫詰問知能那五百一網常一身都自任白骨為差士未改向主心相公一或分內事彼錄事誰氏子生從相公生或從相公或君不見聖朝開國策勳盡是農時倉祿人○慵翁叢話曰一日權梅軒姓謁先生適時出帛隨而出洞有武士數人帶弓箭橫過馬前者呵卒辟除武士不避公願謂梅軒曰君速去勿隨吾行

梅軒猶隨之公色怒曰何不聽吾言梅軒不得已辭改俄有人未傳先生秋事

圃隱祠堂在永川孫公舜孝為方伯時嘗過郡境馬上醉睡昏：夢見一老翁鬚髮皓如衣冠偉然自言圃隱且言所居頽廢風雨無庇公驚異之詢故老得其旧址勗郡人營之堂成備物躬奠以落之自傾大危醉書堂壁曰文丞相忠義伯兩先生肝膽相照忘一身立人紀千萬世景仰無已惟利所在古今奔走清霜白雪松栢蒼：構屋一間將以蔽風雨公靈安兮我心安兮

徐四佳讀圃隱集詩曰忠節如公古亦無盛名當与

壤天俱生前欲友文丞相歿後應從陸秀夫陵谷遷
移人事換魚龍變化歲時徂英雄萬古皆如此讀罷
遺篇一歎吁

金得培

商山人戶長祿之子登第補藝文檢閱恭
愍入元時充宿衛紅巾賊陷義州与李芳

實等九戰奏凱而
還拜政堂文學

題金海客館詩云來管益城二十春當時父老半成
塵自從書記為元帥屈指如今有幾人詩話云與田
政堂祿生合浦詩雄豪氣像不相上下

紅巾賊進陷京城得培進兵急擊斬首十餘萬賊遂
平賊臣金牖恐成大功為王所重使安祐等殺鄭世

雲因以為罪而殺之聞者莫不嗟悼鄭圃隱為文以
祭且有詩曰君是儒生合討文奈何提劍仗三軍忠
魂壯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雲

僕遜

字公遠回鶻人号近思角能詩元朝進士歷
端本正字後避紅賊東奔恭愍以從遊之故

禮待優厚
封審原君

僕遜之先有三節堂圭齋歐陽玄撰傳詳矣都運為
國討賊力窮不屈而歿且為神督戰現異忠也夫人
早寡守義峻節凜貞也總管十歲割股療母疾孝
也一門之內三節克備子孫慶賴綽踵登第學士揭
公之詩有三節堂前六桂枝之句蓋榮之也

公三月晦日詩大麥青：小麥齊柳花如雪杏花稀
風前一鳥打人起天際孤雲學鴈飛轉愛清光仍欲
醉却愁春事便相違錦鞵玉勒紛：滿日暮遙憐狎
咏歸

瓶梅詩病愛山人玉雪肌愁无健步也能移林逋遂
有西湖與何遜還成東閣詩小規虛屏供自照踈燈
斜月搃相宜靜中忽契先天畫已被枝頭數葉知又
絕句云歌斜艸帽花枝重寬博絺衣水氣凉山月忽
當般尾照野風渾作甕頭香平易寫景而語實清淡
流播之際所作盡失江左時吟咏一帙借人得全牧
隱序曰今觀此篇皆少作蒼然有老氣壯時所著可

想

僕長壽

字天民遜之子恭愍朝登岸能詩号芸翁
官判三司事扶翼恭讓王叅九功臣之列
以鄭夢周黨罷入本朝賜籍
慶州後得罪流寓而卒謚文貞

漁翁詩曰不為浮名役：忙生涯追逐水雲鄉平湖
春煖烟千里古岸秋高月一航紫陌紅塵無夢寐綠
策青筇共行藏一拜款乃歌中趣那羨人間有玉堂
許筠批此篇狎佳而三峰原城什次之

金震陽

字子靜鷄林人性慷慨不群恭愍朝登第
歇歷華要恭讓時曩初獄起震陽力言其
誣子諫官劾流趙浚等鄭夢
周遇害即杖流遠地尋卒

常居草屋辨草屋子以其頭童故又稱童頭子陶隱

贊曰陶唐氏大禹氏天下之大聖也一則茅茨不剪
一則卑宮室所以昭其儉也雖學者猶知欽慕焉草
屋其間陶唐大禹之遺風與起者歟不然將與隆中
之龍顏頡於千載之下者歟彼堂高九仞朱甍千楹
以自誇耀而鬼已瞰其室抑何人哉抑何人哉
陽村草屋歌為童頭子作也歌曰京都繁庶十萬家
朱欄碧瓦竟紛奢就中草屋小如蝸上雨房風猶得
遮云：中有碩人寬且適上窺姚姒窮元涯華門圭
竇養天和宵羨邵夫安樂高客來隔屋酒可賒醉中
脫帽相吟哦云：

林惟正

醴川人登第惟正酒工於集句有
百家衣集對精意密如出一手

嘗見古今題咏立次其韵皆得天趣如曰落照紅於
燒飛花白似銀又曰烟滋疊嶂晴如刮風去長江靜
似鋪真所謂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有柳方善評論

李崇仁

星山人字子安号陶隱恭愍朝登第辛禍
時以事流京山後召為密直使以鄭圃隱
黨遠流竟
歿於杖下

陶隱在諸學士中最後進文譽未著一日揭古畫幃
于壁書一絕于其上曰山北山南細路分松花含
雨落紛：道人汲水故茅舍一帶青烟染白雲牧隱
見之以為逼唐群名遂盛

唐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折復連
賈浪仙詐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
天麗使嘉歎洪武年間陶隱奉使金陵揚州舟中一
聯云落照浮雲外殘山大野頭篙工撫背歎曰此措
大可与言詩援筆足之如篙工者又焉知非浪仙耶
恨不傳其詩耳

陶隱與鄭三峰齊名一時陶隱清新高古而乏雄渾
鄭豪爽奔放而少鍛鍊一日牧隱見陶隱嗚呼鳥詩
極口稱譽數日三峰亦作嗚呼鳥詩謁牧老曰偶得
此詩於古人詩藁中牧隱曰此真佳作然君輩祿為

之至如陶隱詩不多得也後三峰當國牧隱屢連顛
躓僅免其死陶隱終遭其禍論者以為未必非嗚呼
鳥詩為之祟也嗚呼鳥詩曰嗚呼鳥在東溟中滄波
杳然一點碧夫何使我獲淚零只為哀此田橫客咸
陽隆準真天子手注天潢洗秦虐橫何為哉不敢來
寃血自染蓮花鏐客雖聞之予奈何飛鳥依：無處
托同將一刳寄孤嶼山哀浦思日色薄嗚呼千秋與
萬古此心菀結誰能識不為夷雷有所洩豈作長虹
射天紫君不見古今多少輕薄兒朝為同袍暮仇敵
一日三峰假寐族侄黃鉉從夢誦陶隱扈從詩鼓角

滄江動旌旗白日陰詞臣多侍從會見敵虞箴三峰
忽開眼令銘再誦曰語韻清圓以唐詩銘曰李簽書
崇仁所著也三峰曰兒子輩何從得惡詩未乎其不
相能如此

麗季諸王有永與君者被虜日本甚久國人莫記其
存沒其後有人自日本來自謂永與君國人起之崇
仁辨其偽以為考其年令當老矣自不棄何也荅曰
吾服江南藥能却老耳事問下禁府數宗先生坐此
南遷先生作詩用其語以譏之云兩鬢年未雪一層
不堪羸疾更侵凌誰家解蓄江南藥却老吾當學永

與

淡歲之間妻亾子歿身又流落旅窓狎坐攬筆書懷
云賦鵬人將去傷憐道欲窮童烏椽應拱菜婦屋還
空

陶隱感舊詩云曾共視師撫稚松東峰遊了又西峰
如今松樹已過穎惆悵視師難再逢

李公遂

益山人尚書行儉孫擢兗科恭愍朝拜都

蔚野態号南村封益山府院君謚文忠

元立德與君為王公遂奉使如元詣太祖廟誓曰吾
君不復位臣死不復還其在元也拜太常礼仪使常

侍太子上萬壽山底寒殿太子問殿額仁智之義公
遂曰愛民之謂仁辨物之謂智帝王用此御世則可
致太平矣指殿金玉柱曰老人曾見乎曰帝王發政
施仁則所居屋雖朽木堅於金石不然金玉反不如
朽木也太子彈琴未成曲曰久不習忘之矣遂跪曰
第不忘履民之心耳琴上一二詞忘之何害一日太
子以公遂語奏之帝曰吾固知此老賢者也汝外家
惟此一人而已

初李公遂下第有詩曰白日臨金殿青雲起艸廬那
知底寒桂尚有一枝餘林春下第詩曰科第未收羅

隱恨誰騷空寄屈平哀又曰科第由來收俊傑公卿
誰肯薦非才南村終得大魁西河竟不第不第一命

李存吾

慶州人字順卿号石灘少好學姿相端潔
慷慨有志節恭愍朝登第補史翰與鄭圃
善及卒年三十一贈唐大司成

李存吾十餘歲賦江漲曰大野皆為沒孤山狎不降
又送人詩云天地紛爭問幾回南朝往事不勝哀君
故應過岳王墓為我丁寧奠一盃讀其詩可知其氣
像

公平生慷慨不群其論逆眦一疏文章氣像真与白
日爭先為詩亦豪邁絕倫貶長沙監務有詩曰狂妄

真堪矣海邊聖恩天大賜故田艸戶隨意生涯足一
片丹心倍昔年後居于扶餘石灘構亭灘上優游嘯
咏以終其身

辛毗當國凌僭不法无敢言者与王對床公目叱之
曰老僧何為无禮至此毗不覺下床乃草疏赴省出
藁袖中曰妖物誤國不可不去諸郎畏縮狎与鄭樞
極論之王怒焚其疏命囚公与樞于巡軍獄献納朴
晋祿見于獄中出曰吾輩不人同僚愕然及其貶也
國人稱之曰真正言鄭圃隱寄詩曰春風苦憶李長
沙徙倚南窓日欲斜宣室承恩應未遠石灘風月不

須誇憂憤成疾；革令左右扶起曰毗亡吾乃亡反
席未安而卒三月毗伏誅

元松壽

原城人号梅谿一云梅軒風儀清秀登第
恭愍朝大典樞密累迁政堂文孝辛毗用

事憤懣成疾而卒年四
十三國人惜之謚文長

元松壽詩曰少日心期未老闲宦遊容易損紅顏君
恩報了方故去吾眼无由見碧山盖松壽身為政堂
欲退而未能故其詩如此

有正朝賣慵懶詩云慵懶由来不直錢相吟相賣謾
爭先世人誰把千金擲今歲依然似去年与韓退之
送窮文同意

寄閔及庵思平詩曰遂拜江郡落梅花西望長安日
已斜栗里舊居楊柳在不知春色屬誰家

元天錫

恭愍王時人不仕居原州與牧
隱諸老相注未易耘谷先生

公之遺稿中有直載當時事迹後世所不能知者以
幸禍為恭愍子者此其直筆之尤者其時以伏閔主
上殿下遷于江華元子即位有感為題者二首曰聖
賢相遇適當時天運循環自此知田畝豈无憂國意
更彈忠息念安危又新主臨朝旧主遷蕭條海郡但
風烟天闕正路誰開閉要見明鑒在前

以都統使崔瑩被刑為題者三首曰水鏡埋光柱石
頽四方民俗盡悲哀赫然功業終故朽確爾忠誠死
不灰紀事青編曾滿秩可憐黃壤已成堆想應香
重泉下掛眼東門憤未開又狎立朝端无敢干直將
忠義試諸難為從六道黔黎望能致三韓社稷安同
列英雄顏更厚赤亡邪佞骨猶寒更逢難日誰為計
可咲時人用事奸又我今聞訃作哀詩不為公悲為
國悲天運誰能知否恭邦基未了定安危鋤鋒已折
嗟何及忠胆常孤恨不支狔對山河歌此曲白雲流
水搖噫

以閔令月十五日國家以定昌君立王位前五父子

以為辛毗子孫廢為庶人為題者二首曰前王父子
各分誰萬里東西天一涯可使一身為庶類寸心千
古不遷移又祖王信誓應于天餘澤流傳數百年分
揀假真何不早彼蒼之鑒照明然

以國有令前王父子賜死為題者一首曰位高鍾鼎
是君恩反自含誓已滅門一國豈能流景祚九原難
可雪幽冤古風淪喪時還恭新法清平道益尊且向
玉墀呼萬歲願施優渥及山村

以韓山君被譴謫長湍為題者二首曰天寶韜光政
令苛有誰如琢復如磨通末夢謁連三夜記取魂遊

作一歌邦國經綸故火澤江河舟楫困風波天如未
喪斯文也縱有匡人奈我何又玉自无瑕事已訛荆
人兩刑定非佗海東風月應含憤天下英雄所共嗟
萬姓同瞻新日月三韓自固旧山河明知枉正蒼
在寤寐祈傾軀氣和詩語雖質朴多不成語而事則
直書無隱比之麟趾之麇史不啻日星蝕竦之相懸
讀之淚數行下象村雜著曰大抵農之亡由於戊辰
廢主之之後如牧隱倫流尚存
一脈公說未泯故其時通傳紹宗等輩倡為非王氏
者為忠謂王氏者為逆之論策鼓朝廷眩惑人心遂
得以魚肉士流箝制口舌僅五年而國亡矣生乎其
時而正直自樹者其為生辛若顛沛當如何也然而
人心未盡眩人口未盡箝草野之間有此董狐之筆
豈非石壓笋斜出者耶○太宗大王潛邸時予之有

回及為上王持命召致天錫以白衣未謁引入闕
內道故若平生次仍召諸王子出見問曰我孫如何
天錫指光廟曰此兒酷似乃祖且曰嗟頃歲兄弟
頂後兄弟平生著書藏之一篋封鎖甚固臨終遺言
曰子孫非聖人慎勿開見其家藏置廟中子及孫時
未嘗開鎖至于曾孫一日時社宗族各會出言曰先
祖雖有遺言歲月已久必無嫌令可以開見否衆曰
更難終掩仍乃是以獲罪遂焚之惟所著詩二卷在多
時事逐題註解辛禍以前曰國家恭謙以歲曰國我
新朝曰

太宗大王嘗東遊幸其庠先生匿內不見上下溪
石邀之先生對以慶會殿庭前宿醉未醒不敢見仍
踰垣而逃蓋先生与太宗同年進士既醉於唱榜
時恩醞為辭也上不得已召守庠嫗厚賜之官其

子洞為基川監務後人名其石曰

太宗臺

海東樂府云白衣來自艸萊紫袍坐閑玉座但見故
人恩不見千乘尊此行竟何事應對惟一言君不見
櫝中之書成灰塵曾謂子孫生聖人當時著述空勞
神

李集

字浩然廣州人号遁村

遁村以文學著名於世所交皆一時英俊嘗誹謗世
事語觸辛毗欲陰中之先生奉父逃竄聞同年崔
元道居永川遂往投焉元道供接甚厚三年不許出

適適村遭父喪元道備殯歛諸事一如其親令葬於其母墳側作詩贈之曰慷慨傷時淚滿襟流離孝思達幽陰漢山迢遞雲烟阻羅峴盤回艸樹深天占後光獲馮鬣誰知君我兩人心願言世々長如此須使交情利斷金至今人皆稱其信義羅峴即葬母之處牧隱寄書於先生曰歲間新事歲異而月不同云々此必有所指非徒与他人道者故先生以詩答之曰病客唯知守一丘世間榮辱等浮沤晚來江海風波惡何處深灣繫釣舟以此推之壬申之事已自默察深夏淪喪同僕之志的然可知云

公學問高邁文章雅麗與圃隱牧老陶隱諸賢相友善諸賢皆敬重焉圃隱以詩贈之曰道直忤時俗詩成逼正音及其沒也陶隱有詩曰若翁曾万里適老又重泉蓋惜之也

李陽昭 字汝述昇平人麗季至正丁未公生焉中洪武十五年壬戌司馬初男琴隱後改安分堂及其卒也我太宗間之悼甚賜環山三百結守塚四戶

公中司馬時年十六與我太宗大王同庚同榜且以龍潛之故交游國庠甚相得當世輩公遜于漣川清峯山太宗三年癸未朝見于咸興太上宮過路親臨公居握手敘旧飲酒賦詩太宗吟曰秋雨

半晴人半醉因 俞聯句公即對曰暮雲初捲月初
生 上下床執手曰公不弄前習真予故人也蓋月
初生麗末名妓而 太宗微時所幸也公嘗以月初
生事每加嘲戲而今又不忘故有此 教也竟日劇
歡欲加之以官公終不屈又造給瓦家亦不肖處焉
遂移隱深林自書銘銘以高麗進士李某云其卒也

俞賜清華山北十餘里葬地

林樸 安東吉安縣人性好詭異僕儻敢言恭愍朝
登第從李公遂如元帝欲以德與為王樸曰
若從僧王元異婦人背夫
誓或不從東還王棄之

自元將還德與倩詩樸書其屏曰弄本溜：遂末行

恭山還似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嗜餅徒勞畫地
成得瓮醉時誰識破吹竿混處謾非榮莫將繪事迷
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范學士素歎曰不曷千載之

下復見忠節之士也後以交結辛毗誅死每夜弊衣
徒行出入

毗家為毗畫計及為知印善伺候王意又揣毗好惡
惟務迎合事竟杖流務安中路蹋殺忠節掃 嗚呼

柳濯 字春卿吳越高與人出鎮合浦又鎮楊辰
全羅歷相忠定忠穆二朝及恭愍辛毗構誣

連公年六十一一縊
或青郊國人悲之

自製長生浦等曲至今傳于樂府時倭寇侵萬德社
公以全羅鎮將輕騎追捕悉還其俘有是曲

吉再

字再父号治隱海平人官至門下注書遊牧隱陽村之門始聞至論

公八歲時父元進為寶城大判母金氏赴之以祿薄難養屬外家而去既別母慕而號泣遊南溪偶得石鼈歌之曰鼈子：汝亦失母乎吾亦失母矣吾知其烹汝而食汝之失母猶我也是以放汝因投水號泣隣里聞者皆感涕

公十六作詩曰寒溪茅屋狎閑居月白風清與有餘外客不來山鳥語移床竹塢卧看書其閑居詩曰五更殘月窓前白十里松風枕上清富貴多勞貧賤苦隱居滋味與誰評

太宗大王在潛邸時入學讀書公以同里閑相從講磨情義甚款丁卯國家攻遼公作詩曰龍崗正東傾短墻水芹田畔有垂楊身雖從衆无奇特志則夷齊

餓首湯

及太宗之在東宮也召公：堅卧不起上及自陳曰忠臣不事二君上嘉其義優礼

遣之一說 太宗賜田數頃先生不耕益種竹

公矣官詩云曾讀前書笑古今愧隨流俗共浮沉終期直道扶元氣肯為虛名役片心默坐野禽啼晝景閉門官柳長春陰人間事可須先退不待霜毛漸滿簪故路訪牧隱：作詩曰軒冕倘未非所意飛鴻一點在冥：聞驪與之計不食菜果蓋醬方喪三年

公還善山夢有一僧唱一勾云古今僚友變新身公
和之曰天地江山是故人覓而追成一聯曰太極真
君應許我仁心不老自青春

南龜亭在為監司賦詩贈之曰高麗五百翁先生一
代功名豈足榮凜凜清風吹六合朝鮮億載永嘉群
諸公賡之鄭以吾詩云軒裳豈足榮吾生風節斯為
萬世榮者取五朝長樂老脩光筆底怒雷群

脩光歐陽脩
司馬光也

公聚郡中諸生徒分為兩翁以閩閩之裔為上翁以
鄉谷賤族為下翁教以經史課其勤惰受業者日以

百數公嘗咏閑居曰盥手清泉冷臨身茂樹高冠童
來問字聊可與逍遙又作歌曰泉水消、可以療飢
河水浼、可以濯纓携其一二同志或以絲蟻嘉肴
策藜杖而述花岩慵則晝眠樂則吟哦簷雨浪、或
高枕而成夢山雪飄、或烹茶而自酌

退居教授生徒一家化之婢僕舂粟亦以詩章相杵
如後漢鄭玄家婢皆讀書有婢不稱旨使人曳泥中
一婢問曰胡為乎泥中曰逢彼之怒佔畢翁有詩云
烏山鳳水恣倘佯冶隱清風說更長爨婢亦能詩相
杵至今人比鄭公鄉

權梅軒作畫像贊曰人固有道挺生者稀惟我吉公
其殆庶幾建粗之榮斧鉞之威視如浮雲高蹈而故
桑梓十畝茅屋柴扉畫書一室冕冠褒衣噫周德之
如天兮不問西山之米薇暨漢祖之中興兮亦效羊
裘於釣磯迄今千餘載兮信此心此理之元遠忠臣
曷賚曰崧山王氣已成灰 真主龍興恭運開尚恋
旧君全一節飄然故臥于陵臺

魚無迹過金烏山詩曰落：高標吉注書金烏山下
閉門居首陽薇蕨殷遺艸粟里田园晉故墟千載名
垂扶大義至今人過式前序生為男子誰无膽立：

峰峦總起予茅二聯刻在閭表之楣

白彌堅

字介甫至正中：元朝
制科東還累官右獻納

嘗以書記赴忠州幕其友

贈行詩云赴郡先

榮重渾家喜氣新行陪堂上母去作幕中賓菜服方
添款潘輿不動塵叅謀休更道艸檄想如神其見推
許如此有壽閔及菴笛祥詩而箕
雅稱以元松壽所作未詳

田濡

鹿市人仕為獻納有詩名

嘗出為公州通判有詩云公事如雲鬢欲絲雪晴江路
馬遲：吏人不識憂民意誤道溪山覓好詩：話曰
造意之妙自然不畔於近民者之責

權思復

安東人号慎村鹿季登第官政堂文孝福城君

嘗言延安村人捕生鴈未餉余心不忍放之有詩云
雲漢猶堪任意飛稻田胡自蹈危機從今去向真
外只要全身不要肌金佔畢批云可以警逐利之徒

康好文

字子登鹿志登第

賀鄭圃隱相國復職扈駕南都詩云處險思謙退推
仁救厄窮材能支大厦筵豈犯鴻鍾補袞誠彌切垂
衣德則同三峯迎玉輦佳氣向天東慰權陽村直言
忤旨誰親遠謫詩云高義雖同日月明那將直道順
人情一封朝奏天彌遠千里南迂路不平禪榻寥

黃葉盡親居渺、白雲橫請公須續誰騷怨江水無

窮有令名

趙云佗

豐壤人号石洞恭愍時登第立志奇古跌宕
名徑情直行不有俯仰入本朝并政體

文學辭祿不受棋東云古今名賢詩
為一秩曰東韓龜鑿崔拙翁批点

公知時將乱謀欲避禍其所鄉墅在庄津下求為沙
坪院主与鄉人結侶每於飲會相与雜坐談諧戲謔
無所不至一日坐亭上朝臣貶斥者多渡江公作詩
曰柴門日午喚人閑步出林亭坐石苔昨夜中山風
雨惡滿溪流水泛花來

守江陵時厭客為略設杯酒計故令釀酒酸薄酬酢

一兩盃輒曰酒味適薄不敢勸客顧左右輟杯盞未嘗以一事擾民至今以清白稱之一日府妓在席上相戲咲公問其故一妓答云妾侍官寢今與諸伴解夢耳公即索筆題曰心似靈犀意已通不須容易錦衾同莫言太守風情薄先入佳兒吉夢中

送春詩曰謫宦傷心涕淚揮送春兼復送人故春風好去无留意又在人間學是非丘山驛陵贈別詩曰珠淚殘落玉危陽関三疊送人詩太山作地東溟竭始新丘山泣別淮

以典法摠郎薛賊未居尚州露陰山下自号石峒柵

霞翁佯狂自晦作石峒歌以見意與慈恩寺僧宗林為方外交超然有世外之想日騎牛往來施洛村旅著騎牛看自吟曰騎黃牛傍青山蘆子其身款一疋布也不直

為司諫嘗為滯官所劾以公緘劾問之公不答但書一絕云一盃酒……大諫醉倒春風前不願富不

願貴但願無事終天年臺官曰此老倔强非公文所

可制一日上洛金士衡歷訪之敬劾之仕石峒存社如之何命駕而還

麗末公上九月山有詩云山中猶有戊辰雪柳眼初

閑已巳春世上榮枯吾已見此身无限付窮貧戊辰
辛禍之末年已巳恭讓之初年按我太祖倡義回
軍廢禍立瑤皆在辰巳之年是時兵與擾攘更相背
向朝野分崩天地閉革故石凋見榮枯之無常寧窮
貧而無憾深有悲憤之意

將終自述墓誌曰趙云佗本豐壤人歷仕中外佩印
五州觀風五道雖大无拜績亦无差陋年七十三病
終庠州古垣城無後以日月為珠璣以清風明月為
奠而葬于故揚州峨嵋山南摩訶耶孔子杏埘上釋
迦進樹下古今聖賢豈有狎存者咄咄人生事畢
詐公

為狂誕嘗觀察海西每念佛有一守令相友善者到
恣外念趙云佗公曰何以稱我名守令曰令公之念
佛欲成佛吾之念令公
欲成令公耳相視大笑

朴信

惠甫少有時譽按江原愛江陵妓紅粧情頻珍重秩
滿將還府尹趙石凋云佗註云粧已仙去公悼念思
想頻不自聊府有鏡浦臺形勝為閩東第一尹邀廉
使出遊密令紅粧靚飾艷服別具畫船逆一老官人
鬚眉皓白衣冠裒偉狀類處容者載紅粧又揭款額
題詩其上曰新羅聖代老女詳千載風流尚未忘聞
說使幸遊鏡浦蘭舟不忍載紅粧徐擊楫入浦口

徘徊洲渚間絲管清圓如在空中尹語使曰此地有
古仙遊迹山頂有茶竈距此數十里有寒松亭亦
有四仙碑至今仙曹仙侶注未其間花朝月夕人或
見之但可望不可近也朴曰山川如此風景殊異適
无情況涕淚盈睫俄而舟行順風一瞥直前老人艤
船相棹形似詭竒船中紅妓歌舞綽約踟躕朴駭愕
曰必神仙中人熟視乃紅粧也一座松掌大咲極歡
而罷後朴寄閑東詩云少年持節按閑東鏡浦清遊
入夢中槿下蘭舟思又泛却嫌紅粉笑衰翁閑東佳麗甲天
下且政簡民醇无業續之勞自古按使節者注以風流自娛成東原傳霖与情人別於方林驛臨歧有

恋之懷班馬脚道亭有石題詩曰角石何時石吾人今世人不知唯別苦佈立哉經春

崔執句

標翁裨說曰崔執句能集句雖長篇險韵走筆立成
現者絕倒如白躑躅交紅躑躅黃薔薇對紫薔薇聞
鷄場裡看鷄鬪故鴈峰前見鴈故等句對偶親切雖
使自為未必過之

嘗作剔銀燈詞曰昨夜細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
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何
以劉伶一醉都無百歲少癡孩老尪悴只有中間些
子年少忍把浮雲牽繫雖一品与千鍾問白髮如何

回避

柳淑 崑山人字純夫号思菴官至政堂

前朝時柳淑碧瀾渡詩曰負江湖約紅崖二十年

白鷓如欲咲故近樓前後被辛毗所殺南秋江云

大節為賊此証陷黜就戮哀哉乃反其意而和之曰未識紅崖路江湖四十年思菴終賊手余在白鷓

前然秋江竟亦不免左可哀也

柳思菴乞骸故瑞城樵隱李侍中仁復送詩云人間

膏火日相煎明哲如公史可傳已向危岢安社稷更

從平地作神仙五湖夢斷烟波綠三迳秋深野菊鮮

愧我未能投紱去邇來短髮雪飄然未幾思菴罹禍

論者謂未必非樵隱之詩為崇蓋明哲之語非時君

所樂聞五湖二字適犯其怒嗚呼先生之詩宗思菴

宗錄而反為諛賊所構詩可易言哉沈聽天云以明哲五湖等語

而殺之語現之四佳所云思菴送友人故田詩者為是云○思菴悟毗乞退有句云不是忠棄誠意薄

大名之下又難居說者伺毗意構曰盛名久居本范

心效盡所為耳

李仁復 京山人字克元号樵隱仁任之元中元朝制科官至檢校侍中與安君謚文忠

公入元朝登筭官至高麗侍中嘗寄同年元朝學士

馬彥翬傳子通詩曰每向瓊林憶醉故賜花春煖影

誰別來更覺交情厚老去安知世事非駕鈍尚慙

懷棧豆鵬飛誰復顧藩籬請君莫笑東夷陋海上三
山聳翠微是昔元朝方亂末句招二人以示避地東
來之意云

王伯

本姓金江陵人新羅武烈王之後忠烈王朝
登第轉右司輔以不署嬖人妾婦告身被訴

杖流浚官

至密直

忠惠朝乞骸故老全州之太山自號慎齋其山居春
日詩云村家昨夜雨濛濛竹外桃花忽放紅醉裡不
知雙鬢雪折簪繁萼立東風詩話曰詞語玲瓏氣像
舒閑東坡詩曰人老簪花不自羞此老粧點亦好

李惠

姜孟卿之外祖

為人身短口缺自號短豁翁嘗知甫州有政績卞春
亭寄詩云短豁新詩應滿篋何妨寄與故人看

閔光旬

平章事公珪之子登第以
文季顯世稱先句經義

四兄弟登科顯揚光旬以第三子有詩曰四子同遊
翰墨中爭先高折桂林叢二兄早得成龍咒一弟曾
收中鵠功縱薦蒼堂慈母祿誰承金榜大人風瘦鵬
尚有看南翼遙望雲霄万里通

尹汝衡

鹿市人官止閤門祗候有詩名

詩話曰尹祗候詩竹外梅花雪裡開夜深明月上樓
臺此間着我詩應妙閑跨驢兒歸去來風流高致深

足可尚又有聽鶻詩与李堅幹奇名

李堅幹

星山人官至戶部典書

古今咏杜鶻者甚多尹祗侯汝衡詩乾坤蕩、我無
家一夕挑燈九起嗟誰使遠遊人有耳杜鶻啼血杜
鶻花雀執義元祐詩揖送吾師嶺外行春風一杖野
裝輕碧山杜宇聞何處古寺梨花月政明曹副令係
苦詩敲門宿客直頂揮莫使山家奇事知屋角梨花
開滿樹子規未叫月明時李典書堅幹嘗奉使閩東
有問鶻詩云旅館挑殘一盞燈使華風味淡於僧隔
窓杜宇終宵聽啼在山花芴幾層後有人跋云山花

句与兩儀存題遍江南處、村也識青蓮居士後一
家風月有傳孫公之此詩膾炙於世号曰山花先生

崔咸一

忠烈王時登第

嘗為侍御史言事貶朔島薛文遇以十韵詩送之曰
直節真烏府微才忝豸冠豈同腸錦繡相倒腹琅玕
盛代雖无補群僚盡聳規致君心不小厦國髮空殘
倭首多張禹知音少比干此時分去住何處向平安
甌破怜誰在天高聽不難龍泉还古獄朔島是新官
兩地孤輪月扁舟一釣竿重逢當有日須好更加餐

田祿生

潭陽人字孟耕号野隱忠惠時登第以文
名著梅累迁政堂文序幸禍初与李唐請

誅李仁任
杖流道火

鎮合浦有詩云此地未遊經十春豈肯臨鎮有今辰
壁間拙句知余否曾是當年下筆人公以文章鉅手
兼搃戎兵其橫梁哦詩氣像大異於雕虫酸寒者之
為也公初以守寧未鎮有詩
十年後以節度作是詩

金海府妓王織：善彈琴野隱嘗倅鷄林爰之贈詩
曰海上仙山七點青琴中素月一輪明世間不有織
、手誰有能彈太古情公後鎮合浦織：已老呼置
左右使彈琴其後文人騷客多咏其事圃隱次韵題壁
曰此生何日眼还青太古遺音意自明十載玉人滄

海月重遊胡得旆无情圃隱又有他韵曰訪古伽伽
艸色春興之幾變海為空當時腸斷留詩客自是心
清如水人陽村次曰玉手織：二八春舞衫羅襪動
香空文章野隱琴中趣能緇高春有幾人

車原頰延安人字思平麗季授正言論事正直後
命雪其寃特贈門下侍中謚
文節命立碑石于父子之墓

麗末見時艱危隱居于平山水雲洞寢安苦席食掩
沙瓦時人方以秋水中明玉假以冰雪間清霜我
康獻大王憫崔瑩攻遼之謀托以平原游射之獵注
訪原頰于洞戶問以攻遼之事原頰涕泣而言其不

可者再三後出山我 太祖与原頰論心後苑之日
以葱種數斗冒天雨散于苑臺原頰索以葱種以示
不留之意

太祖戲曰平山之葱何狎飽而予園林之葱狎不頰
飢腸乎

公雪寃後成三問應製詩二首云原上風顛舍杞傾
半崑誰護曰瓊清教灣唯有三灘水一樣喧哥四孽
生註自原者松原麻原二嶺也在牛峰松京地界原頰
不念功利知河崙揚惡色亂平山之日也舍杞指原
頰也 恭定終悟誣殺怒叱崙曰予杞梓今已頰耶

半崑言半山風月自梅花之意而原頰所居平山水
雲岩洞也原頰常居植數條梅崑畔于菡萏潭上故
取其自梅花意思永歎其空谷无人只遺梅菊瓊清
之意也三灘水者水雲洞在東北面云四孽趙鄭河
咸也又曰哭向春山問子規幽人何事至於斯邦知
昨夜龍樓跡飛戲雲崑洞局基註自問子規者詩人意
也幽人指原頰也龍樓跡者 康猷見原頰於夢中
也飛戲洞局基者蝴蝶戲散於洞中曰基局之意也
原頰本是處士尊室崑谷惟清風明月是念与三四
况自修天真 康猷欲說國本之重无与論心之際

忽入夢寐而覺悟前昔回軍之說終致門庶忌嫡之
禍共受四兄一時之戮在令仲雪豈非時運盛衰之
所関而專在 聖上揔軫 先聖之遺意也鄭道傳
傳霖趙英珪等皆是車門近尊以其名直書于族譜
四人因此構陷車門內外族類托以林堅味之外孫
鄭圍隱之餘黨又當 兩聖之際以二步之羽翼
殺七十餘人于松麻二原之谷時人目為四凶 恭
定大王知其誣命雪其冤後一日夢有神人乘鶴自
西方來得家仲寃之命令乃來謝云繁公嘗有數獲
之鶴蓄

金澍一善人另龍岩臨江寄夫人書曰忠臣不事
二君吾渡江即无所容仍送朝服及靴曰以
此他日合葬為我婦之墓夫人解
曉得男曰楊晉登科為宣慰使

麗末奉使上國及旋到江問我 太祖受禪即歸

大明遣僕遺履履於家人曰以我還入之日為忌辰
云遂告於 高皇帝請與師問罪帝曰帝王之與自
有天數難容人力問甬在本國何官對以禮曹判書
遂給尚書祿俸終身居於荆楚間生二女贊曰善之
里邑而乃有吉公再又有金公澍者一時並起迨踵
夷各金烏之山寃然若增重者嗚呼盛矣且筮岩
所立如是之烈而遺命勿用誌文墓碣竟泯其迹不
為身後名計欲使後人不復知有筮岩者嗚呼先生
之高於人殆未易量哉○壬辰天兵之末有許遊擊
者自林外孫云同時王康乃高麗同宗以才顯仕至
八道都觀察使亦奉使上國
革命後還未竟与王氏同族
海東樂府云去昔辭曰主舍命朝帝闕末時閑新主
此江不可越手持高麗節口食天朝祿有是首陽岳

无飢也非愚吁嗟乎王相國

崔瑩

鐵原人風姿魁偉膂力過人性本清白不事產業然潤於大艸不顧群訖知中之乱与安

祐叔復京城殺金鏞逐德與討哈亦破倭賊誅林廡等

我太祖為侍中嘗占一鰲云三尺釘頭安社稷文

臣未及對瑩遽對曰一條鞭未定乾坤人皆歎服公

平諸難安保國家決策攻遼獲罪天子尹紹京麗末名臣嘗論公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為名言

權陽村次韵奉獻崔侍中詩云忠清許國六旬年百

戰風塵靜四邊辞第義高揮白羽傳家群遠逆青錢

慶鍾堂上三槐影氣壓營前万竈烟壯節益堅夷與

險兩朝勲葉格皇天陽村自序云乙酉十月夜夢見

崔公登樓与客飲酒余望之吟成一律云高樓突兀

倚青空未就其下公使人招余取吾胡床而去予遽

巡未上而覺足成四韵奉呈公之孫塔代言孟思誠

以寓景慕之意云高樓突兀倚青空崔相登臨氣自

雄清白傳家能秉節忠誠許國最多功群仙合向樽

前對凡骨寧容席上同被召遠巡難敢進覺来猶自

感余東

臨刑都人罷市至街童巷婦皆流涕瑩乃曰我平生

未嘗造惡如有貪慾之心墓上生艸不然艸不生墓

在高陽大慈山至今禿无一把茅俗謂之紅墳卞季

良詩奮威匡國鬣星學語街童盡識名一片壯心

應不灰千秋永与太山橫洪州三峰有崔澄祠其神

不敬者立灰鄉之人驚恐廢祀之

徐甄

利川人登第仕為掌令坐金震陽之黨退居於川

公自革命後居於川不仕慨念前朝有詩曰千載神

都隔渺茫忠良濟佐明王統三為一功安在却恨

前朝葉未長臺諫欲罪之太宗下教曰甄臣高麗

作詩思之是夷齊之流可賞不可罪也徐甄以為義不忘故國坐

不北向終其身不對漢陽城郭托物吟哦以自傷

宣廟世宰相稟白封忠臣塚令上壬戌年龍仁李尚書緯因其子濟遠為於川倅買石立碑紀其事

孟希道

新昌人官典校副令本朝政丞思誠父也

公以孝行出天恭愍時旌門見麗末政亂矣官而故

居溫陽五峰山下號東浦鄭圃隱作詩以美之我

太祖亦旌其門終身不出

丙子春 駕幸溫水即東浦極隱之鄉也東浦升觀

天顏為賦唐律一篇以獻扈從諸學士三峰鄭道

傳首占天宇平壤伯趙浚以下諸人亦分韵各賦歌

咏先生之高致是皆先生子思誠為禮儀負外

申晏

高麗時以宗簿寺令見國事日亂弃官屏居于平山積岩坊黃仁山下

本朝開國後高其風節令致廩祿而晏一不受後人

稱之名其洞曰排祿晏有述志詩二首李秉淵詩云
一丘崇麗山黃儀儼有排王朝五百年不幸秋州埋
其上日月麗其下林泉佳中有一高人嗟我時運乖
山花自灼、山鳥相嗜、世間祿可鍾新恩浩無涯
粉、太倉鼠舍尾相与偕千秋一排字飢渴守吾齋

高麗宗室

高麗革命諸王皆屏海島有僧与一王氏相善者欲
相别追至海岸已解纜矣僧揮笠示之王氏折衲袖
血書云一拜柔櫓滄波外縱有山僧奈爾何累木頭
向岸擲之不及僧泗得之遙望烟波已失船帆所在矣

僧哭而返

金自粹

字純仲号桑村生負及第仕麗朝官都
觀察使以孝莅閭安東令有孝子碑

辛毗之乱公退老于安東桑村我 太宗朝以刑曹
判書召之公以義不屈作絕命詞自决四代孫十青
軒世弼詩曰王氏朝廷誤賊毗掛冠故老古桑村閑
河万里風塵暗拂上湖樓白日昏遠矣吾先卜此鄉
百年遺宅半荒涼隣翁指說門前道曾是恭平竹馬
場恭平即桑村孫大憲永濡謚號也

無名氏

碧蘿老人去非云嘗於郵亭壁上見一絕云秋陽融

煖若春陽竹葉芭蕉映粉牆莫向北君誇葉大此君
應笑近經霜又玉輪光闡師誦近詩曰春慵所失與
誰云昔或問鸞謂誤問堪笑物情如我困牧丹頭重
午風薰此二篇俱无作者之名然其語法与唐宋人
無異二師相從海東名賢遊必有所受兩錄之以俟
知者破

舟翁

麗末有客寄一生於舟楫之間者常曰人心無常履
平則肆虞險則警吾寧蹈險而常做人呼之以舟翁
歌曰渺江海兮悠々泛虛舟兮中流載明月兮狎性

聊卒歲以優遊其必隱者之流而失其名字可惜也

李種學

字

号隣翁韓山人牧隱子也

公以忠孝自勵僉勉危朝槌大節終始不渝見忤
輿運與父牧隱公分竄東南未嘗有一毫怨尤之
色發於言句之間當其不淑也挺刃交加易箠遂中
即牛峰王後陵圮而葬焉一家遑々敢陞賒文獻
書史散亂不收後孫李籽得餘稿於右相惟清之家
厥後十代孫縣監恭淵又加劊劊陰厓之編錄在於
正德己卯由己卯遜公畢命之歲一百三十有餘祀
而自已卯距今劊劊之日又當一百三十年之期其

亦異矣

洪武丁卯春予在松都与右常侍茂松尹公同宿山寺夢一異人來言予曰寺北有宰相始子其登字道余至其上縱目四顧沃野千里雲與雨作農人來往牽牛放馬春事方興異人曰子能賦此乎余作五言四韵以示之異人曰子詩必為宰臣之兆矣覺來追念唯念兩催一犁去雲舍大野耒十字茂松聞之曰此詩有大氣像雲雨者能潤万物而高始又衆所瞻仰也登庙堂而澤生民此其兆矣茂松與異人相同亦異哉明年拜代言移知申事及提學其言稍驗焉

己巳予以直道竄南海无復有飛騰之望於去夜又得前夢甚矣異人之美余也詩曰夢中遇異人引我登高始欣然徵我詩規望且徘徊而催一犁去雲舍大野耒覺耒向茂松誦此十字詩：識古有之明年拜鴻樞其言稍始驗忽落南海陸如何昨夜夢又吟舊夢詩異人定美我：心猶異之

有感曰終日吟成數首詩人情世道兩堪悲孤燈半夜還无夢學者方知要識時即事曰狎有陽平谷吟詩立小亭雪從梅葉盡烟共柳條青苔徑朝耒掃柴扉夜不扃思親情轉切夢裡尚趨庭

客中詩平生多古意日暮強登

樓山近松陰合天高月影流吟餘无好句
醒後更新愁凍筆呵未秃猶堪記此遊

高麗僧釋

僧道說

羅市街僧王龍禪師入唐傳一行
禪師相地法而还作秘記傳于世

麗肅宗嘗衛尉丞同正金謂碑上書請遷都南京曰
道說記云高麗志有三京松嶽為中京木覓壤為南
京平壤為西京自十一月至二月住中京自三月至
六月住南京自七月至十月住西京則三十六國朝
天又云開國後百六十餘年都木覓壤臣謂今時正
是巡住新京之期臣又觀其踏山歌曰松城落後向
何處三冬日出有平壤後来賢士開大井漢江魚龍

四海通三冬日出者仲冬日出與古木覓在松京東
南也又曰四海神魚朝漢江國恭人安致太平故漢
江之陽基業長遠四海朝来泉為大明堂也伏望於
三角山南木覓北建立都城以備巡駐王親宰相之
命平章事崔思諷和奏事尹瓘董其役五年而成忠
烈朝改為漢陽府

僧禪坦

禪坦谷城人其早春詩曰管弦玳碎竹外响水墨畫
點烟中山立馬停鞭望復望倉庚上下春風端又遊
嶺東詩曰鳴沙十里海棠紅白鷗兩三飛踈雨有人

將遊閩東聞坦此句曰已得之矣遂輟行

僧惠文

李文順云禪師為人抗直一省名士大夫多從之遊
喜作詩得山人躰嘗題普賢寺云炉火烟中演梵音
寂寥生白室況、路長門外人南北松老巖邊月古
今空院曉風饒鐸古小庭秋露敗蕉心我未寄傲高
僧榻一夜清談直百金幽致自在領聯為人傳誦因
號松月和尚

僧足菴

芬皇宗光闡師夷曠不護細行嘗赴內道場大醉顏

然坐睡涕淚垂肯為有司所糾竟斥去之足菴聞之
乃曰十鍾斯聖百榼亦賢積麴成封猶不害於真人
况浮曷人遊戲自在固不可以得窮耶乃作偈貝葉
翻為竹葉孟天花落盡眼花閑醉鄉底大人間窄誰
識佯狂老萬回破

僧圓鏡

檜岩寺南樓東西壁及客室西偏小樓間有圓鏡手
跡大庭甲午歲金使至寺禮象設訖聚觀書一人曰
貴人筆也一人曰此山人書蔬笋之氣頗存時有僧
在其傍以宗告二人皆喜其言中乃題詩曰王子膏

梁氣半存山僧蔬笋尚餘痕顏張醉素无全骨却恨

當年許作髡

檜岩寺在天竺山高麗昔西域僧指空到此云山水之形宛同天竺阿蘭陀之

寺後僧懶翁始建寺未畢而歿其徒負田等說工棟宇象設宏壯美麗甲於東方雖中國未之多見牧隱

為記

僧正思

有詩曰古佛岩前水哀鳴復鳴咽應恨到人間永与

雲山別

魏元凱

長興人与弟文凱兄弟俱在元及弟所謂一家生得兩龍頭者也

後為僧弼圓鑑居昇平定惠寺有詩曰誰知鷄足山

中老曾見龍頭座上賓又云落日奔川晴碎玉入雲

層翠冷磨秋

高麗娼流

動人紅

動人紅 彭原娼妓也頗知文句有兵馬分道与太守
圍碁因宿醒未解曰都護博州千杯酒醉未分東西
動人紅在傍曰太守分營一局碁象不知生或嘗從
一書生欲學韓文書生曰不作詩不教授遂作八韵
曰買酒羅裳解招君玉手搖又贈趙舉子曰幸逢滌
涓會芍藥贈如何自叙云娼女與良家其心間幾何
可憐栢舟節自誓必靡他

于吐

宋學士國瞻為察院時出佐西北戎幕龍城官妓名
于吐每為使客所寵燕飲中善唱和共歡樂宋狎不
與遊狎妓乃作詩呈云廣平腸鉄早知堅兒本无心
共枕眠但願一宵詩酒席助吟風月結芳緣

